

大
同
縣
志

卷十九 藝文 上 古文



大同縣志卷十九

藝文 上 古文五十七篇

目錄

雲中古城賦

張嵩

雲中古城賦

呂令問

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碑記

朱弁

西京留守李公德政碑記

邊元忠

雷公山感應碑記

姚拜延普華

興雲橋碑記

虞集

建縣學奎樓碑記

陳不伐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目錄

雲中書院貯書籍碑記

陳文燧

送鄭子治大同儲餉序

何景明

廟學碑記

楊榮

訓練疏

方逢時

代國考

尹耕

勅建昭忠祠碑記

胡士奇

重修縣學記

衛周祚

雲中書院碑記

晏斯盛

郭將軍功德碑記

王象雲

仝氏族譜序

吳偉業



勅贈懷遠將軍峻吾全公墓誌銘

吳偉業

重修上華嚴寺碑記

茅世膺

開荒晉秩序

魏象樞

三皇廟新建財神祠碑記

朱彝尊

開化寺碑記

朱彝尊

普恩寺碑跋

朱彝尊

弔李陵文

朱彝尊

大同府威遠衛重修學記

朱彝尊

雲岡石佛記

朱彝尊

與高念祖論詩書

朱彝尊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目錄

二

雲鎮經費錄序

胡文煥

建鎮署資事堂碑記

俞益謨

任勇烈詩集序

陳宏謨

贈提督任勇烈公神道碑記

袁枚

二峩草堂學藁愚藁序

吳錫麒

任畏齋都督詩序

法式善

書任畏齋都督詩集後

蔣攸鈺

書任畏齋詩集後

翁方綱

節孝解淑人旌冊跋

楊得

朔建三元宮碑記

馮雲驥

養泉記

傅修

初建河神廟碑記

傅修

重修縣學碑記

虔禮寶

重修縣內署碑記

虔禮寶

捐輸助賑碑記

文光

瘞埋屍骸碑記

屈朝品

重修府文廟碑記

陳嵩慶

重修太寧觀碑記

張儲

續著家譜序

何士璉

柳泉長生蘋記

葉紹本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目錄

三

楊氏譜序

師周官

禁白碑窰開窰記

劉斯裕

雲中新月記

王志滸

重葺河神廟並建傅公祠壁記

崔允昭

移置雲中書院碑記

崔允昭

重建縣學崇聖尊經祠宇記

崔允昭

重建太乙閣記

黎中輔

書寓賢宋通問使朱洪二公列傳後

黎中輔

塞北輿紡織論

周凌壘

重修關帝廟碑記

張志仁

雲中古城賦

張嵩

開元十有四年冬孟月張子出玉塞秉金鉞撫循邊心窺按窮髮
走汗漫之廣漠陟崢嶸之高闕徒觀其風馬哀鳴霜鴻苦聲塵昏
白日雲繞丹旌邊障萬里戍沙四平乘蒙恬之古築得拓跋之遺
城伊昔晉人失政亡彼金鏡海水朝飛機槍夕映鵝呈而二京繼
覆馬渡而五姓交盛慨逐鹿而爭雄空瞻烏而莫定於是魏祖發
大號鼓洪爐天授宏畧神輪秘圖北清沙漠南振荆吳由是一太
陰以建極則廣莫而論都遂徵板榦屯徒卒鏗嶢峭崛岉因方
山以列樹按長城以爲窟旣雲和而星繁亦邱連而岳突月觀霞
閣左社右鄜元沼泓沚泐湧其後白樓巖嶼興其前關士子之辭館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四

列先王之藉田靈臺山立璧水池圓雙闕萬仞九衢四達羽旄林
森堂殿膠葛當其土馬精強都畿浩穰始摧燕而滅夏終服宋而
平梁故能出入百祀聯延七主擊魯衛之諸侯廓秦齊之士宇禮
興樂盛修文輝武講六代之憲章布三陽之風雨亦云已矣俄而
高祖受命崇儒重才南巡主鼎之邑北去軒轅之臺鵬搏海運鳳
舉天迴嗤紇真之鳥死憶新野之花開日朝河洛地空沙漠代祀
推移風雲蕭索溫室樹古瀛州水涵城未哭而先崩梁無歌而自
落歌曰魏家美人聞姓元新聲巧妙今古傳昔日流音遍華夏可
憐埋骨委山樊城闕摧殘猶可惜荒郊處處生荆棘寒飈動地牧
馬嘶若箇征夫不沾臆人生榮耀當及時白髮須臾亂如絲君不

見魏都行樂處只今空有野風吹乃載歌曰雲中古城鬱嗟噉塞
上行吟麥秀歌感時傷古今如此報主懷恩奈老何

雲中古城賦

呂令問

正北曰并有唐作京密近廣漠逶迤長城尹也總居守之任將也
當節制之名故卒乘輯睦而王都肅清於是斷武誼按亭燧電轉
前旌風吹橫笛揚葉箭的蓮花劍騎下代郡而出雁門抵平城而
入北地挾纊稱暖投醪必醉則知撫之者誠難用之者不易是時
陰閉羣山寒凋衆木川平塞迴冰飲霜宿慷慨乎大荒徜徉乎游
日草樹平蕪山原重複訢古城之謂何傳魏家之所築伊昔晉京
板蕩海縣沸騰不有所命將何以興王師赫怒爰整其旅霧集雲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五

屯龍驤鳳舉棄萬里之沙漠傍五原之風土肇爲此都實惟太祖
夫其規典章辨封疆池桑乾之水苑秦城之牆百堵齊轟九衢相
望歌臺舞榭月殿雲堂開儒士於璧沼貯美人於玉房滄滄沸沸
熒熒煌煌取威定霸於是乎在施令作法罔或不臧武破六州之
內文宅山川之陽何其壯也旣而年代倏忽市朝遷徙干戈鼙鼓
之雄綺羅絲竹之美孰不煙散雨絕沙埋灰委樹名歡而詎存烏
稱樂而俱死危堞旣覆高墉復夷寥落殘徑依稀舊堦榛棘蔓而
未合苔蘚分乎相滋伏熊鬪鬚騰麇聚麋常鳴悍驚乍嘯愁鴟不
可勝紀但令人悲邊風起兮馬嘶集漢月生兮雁飛入可憐久戍
人懷歸空佇立有客志遠才雄秉義由衷負詩書禮樂之用蘊蕭

曹魏邠之風藩庭高枕河源鑿空霜犯鬢而先白塵染顏而少紅
三爲都護五掌元戎益封而廣國事利而業崇獨見凌雲而作賦
誰言坐樹而論功者哉

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碑記

朱弁

諸佛菩薩之應世也亦猶哲王之拯弊或忠或質或文雖制治不
同其趨一也人徇達磨對蕭梁氏之言遂疑有爲功德不可復作
而不知指示神地以植五王之福補理故寺當獲二梵之報者釋
迦遺訓具存貝典則崇飾塔廟興建寺宇以示現佛菩薩境界蓋
將誘接衆生同歸於善其爲功德詎可測量哉彼達磨大士方以
妙明圓通親提教外別傳之印則於有爲功德不無抑揚是亦因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六

時拯弊耳非實貶也且顛力苾芻能克遭付屬而成就茲事其爲
功德尚何訾耶大京西都普恩寺自古號爲大蘭若遠後屢遭烽
燼樓閣飛爲埃坳堂殿聚爲瓦礫前日棟宇所僅存者十不三四
驕兵悍卒指爲列屯而喧寂頓殊矣殘僧去之而飲泣遺黎過之
而增歎閱歷滋久散亡稍還於是寺之上首通元文慧大師圓滿
者思童戲於畫沙感宿因於遺礎發勇猛心德不退轉捨衣孟凡
二十萬與其徒合謀協力化所難化悟所未悟開尸羅之壇闡盧
舍之教以慈爲航遂其先登之志以信爲門咸懷後至之耻於斯
時也人以須達自期家乃給孤相勉咸蘊至願爭捨所愛彼髓腦
支體尚無所吝况百骸外物哉於是輦幣委珠金脫袍鬻裘裘者

相系於道累月逾時殆無虛日經始於天會之戊申落成於皇統之癸亥凡爲大殿暨東西朵殿羅漢洞文殊普賢閣及前殿大門左右斜廊合八十餘楹甍甍變於埏埴丹雘供其繪畫椽椽梁柱節而不侈階序牖闥廣而有容爲諸佛薩埵而天龍八部合爪掌圍繞皆選於名筆爲五百尊者而侍衛供獻各有儀物皆塑於善工眸容莊穆梵相奇古慈憫利生之意若發於眉宇秘密拔苦之言若出於舌端有來瞻仰莫不欽肅五體投地一心同聲視此幻身如在龍華會上百寶光明中其爲饒益至矣大矣不可得而思議矣圓滿今年七十有四自惟君恩佛恩等無差別成此功德志實有在非獨爲前途津梁也然此功德爲於治安無事之時則其

成也甚易圓於干戈未戢之際則其成也實難圓滿身更兵火備歷艱勤視己財貨猶身外影旣捐所蓄又哀檀信經營落始淹貫時序皆予所目覩也則其成就豈得以治安無事比哉始予築館之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遷於茲寺因得與寺衆往來首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也衆以滿之意狀其事以記爲請記事之成要得其實今予旣身親見之其可辭哉按寺建於唐明皇時與道觀皆賜開元之號而寺獨易名不見其所自今樓有銅鐘其上款識乃是清泰三年歲在丙申所鑄造也其易今名當在石晉之初或唐亡以後第未究其所易之因而後之作者見其闕文儻得其本末爲我著之乃予之志也非特予志亦寺衆之所欲聞也

西京留守李公德政碑記

邊元忠

吏有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世稱曰廉才足以經濟知足以斷決世稱曰能奉法尊職履正奉公世稱曰循明國家之大體通古今之時務世稱曰良其有一於此見於郡邑治己爲最又况兼而有之者何施不可是雖欲無稱得乎如副留守李公乃兼而有之者也公諱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也世名儒少以家學馳聲蚤中科第及仕所至皆有異政大定二十有二年正月自秘書少監出佐是京下車之際未及視事而聞風者懼平昔梗概大可見矣旣而臨視於僚屬則敬而有禮於吏士則寬而有治民間秋毫無所犯私門請謁一切罷去貪污之儔亦自斂迹得不謂之廉簿書鞅掌閱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八

目無遺獄訟平理斷決如神抑去豪強潛消賊盜人皆儼然望而畏之似莫能近者得不謂之能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不矜功不伐能亦無過行得不謂之循好古博雅內剛外溫自公暇日誨人不倦以至後學新進皆得親之而教化一新士君子莫不中心誠服其在觴詠笑談之間和光同塵殊無驕貴氣灑然在寒素右得不謂之良是年天子遣使巡行天下政迹又冬十有一月詔赴闕授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去席不暇暖士民間之莫不驚嘆皆相謂曰何其來遲而去速也及行遮道攀轅臥轍者不可勝計一日爰老王玘等數十百人詣草堂謂陳留邊元忠曰古人良吏居則民富去則民思如公之德政豈無贊揚願銘諸石以傳久遠元

忠固不敏然於公素爲門下士載以玆輩懇迫義不可辭因撫輿情姑道萬一銘曰其德維何廉能循良其政惟何寬猛柔剛身兼數器李公其當少而馳譽玉立蘭芳冠而登科傳世文章所歷州郡遺愛一方來佐是邦捕擊豪強政平訟理時和民康席不暇暖詔歸玉堂使我黎庶借之不遑觀斯石兮何啻桐鄉觀斯化兮何遠甘棠令聞令望日篤不忘

雷公山感應碑記

姚拜延普華

至正二十一年歲次辛丑春澤沾濡豆麥遍野將欲秀實值久不雨民心憂疑總兵官中書暨有司職事成以祈禱爲事雨將作而復散者累日大同分中書左右司官言曰得雨以爲民也總兵官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九

軍馬供給動以萬計一歉則共失之爲公私計豈得不敬誠懇於神以紓目前之憂乎五月十一日辛酉率同列齊沐禱雷山潤濟侯祠焚香九拜期於三日之內必遂所請當備牲醪以酬神惠繪像以肅其威儀立石以記其本末若禱而不應是神居其位而未能禦災捍患禮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亦當行國法以彰神之不靈也翌日晡時澍雨如注徹夜達旦霽而復雨苗稼暢茂四民欣忭人人可免憂旱之苦十七日丁卯陳祝幣具三牲行三獻之禮張伎樂百戲謝拜祠下旣而命某敘其事勒諸石嘗讀周禮春官小祝掌小祭祀成周以降斯禮行之久矣夫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雪霜之不時則歲有饑饉

人有疾病禱於山川藪澤而除之是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天之高也地之厚也非高而不可自理厚而不可自運依於鬼神而能然乎蓋天地之間山峙川流孕靈毓秀同一氣耳而人之精神與天地鬼神相感應者亦一氣耳湯之禱於桑林而雨周克殷而年豐袁安決楚獄而甘雨滂沱邵守祀孝婦而旱不爲災由是觀之天人感應之理洵昭合而無間語曰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斯言盡之矣於是乎書

興雲橋碑記

虞集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修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縣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於集賢王公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十

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河水盛遇積雨益橫益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爲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留守完顏褒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又以水壞官家葺焉又有十二年爲時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諸故府取舊例以請連率爲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焉連率屬其副孫侯偕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以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以數

費民不可以數勞必究其所以壞而求其所以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二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宏山之下凡爲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甃石植欄楯表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

建縣學奎樓碑記

陳不伐

粵若立人建國化本儒宮孕秀鍾靈祥開奎閣事隆三代宏設西序東膠業擅兩京大啟環林璧水故蜚英騰茂者望宮牆而駿奔鼓篋杖笈者窺橋門而遐集莫不甄陶夔高思濟濟以勳猷苞育伊周期煌煌而輔國顧茲雲中之邑星分畢昴地接霍恒拱護皇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十一

都慷慨席趙燕之舊依憑紫塞雄偉負鴈代之奇奈何密邇京畿鮮聞弦誦於赫我祖繹闡大猷奮武功而制九有俎豆之陳禮率循於甸服右文教而清六幕衣裳所會義有輯於殊隣是以人握靈蛇之珠家抱荆山之玉南金東箭之彥連袂而氣蘊風雲紫電白虹之英接武而身旁日月鼎梅川楫才有濟而化媿蒼霖海砥天繁學旣優而治追黃序斯地靈而人傑亦業懋而天隨適有李生櫜者謂翩翩之麟鳳未盡於網羅鬱鬱之棟楠或遺於掄採冀才賢之輩出希雋乂之叢登稽之神謀協於人望旣欲廣開雲路自宜崇建奎樓奏記於直指使君檄喻乎備員下吏於以鳩材庀役革故從新爾乃微垣高指絡七曜於中階華蓋俯臨緯五雲於

太甲畫棟熒煌以日照光連太乙之宮丹楹欵艷以雲燧輝映文
昌之府邀靈通氣兢爽乎天祿石渠浮漢飛霞齊耀乎蓬山虎觀
壯麗共山川綺錯磐礴並柱軸貞寧斯以奇矣致足美也自是而
步雋纏陟亨軌知振鷺之充庭因茲以班玉筍調璿衡見翔鴻之
漸陸兼四科而包九德憑尺五於昊穹和六敎而熙百工應魁三
於斗極流駿鴻乎史牒垂景鑠乎丹青不伐承乏雲中世生闕里
漱芳洙泗未探吾道淵源擷秀尼防莫悟斯文壺奧琢磨道德藜
藿詩書作人愧五典之敦斧藻王猷圭璋治化造士乏三適之美
所賴緯武經文彌綸中外則有黃梅汪公爲之節制省土觀風警
髦斯士則有宜興吳公爲之化樞弊革利輿振肅風紀則有富順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十二
楊公爲之秉臬褰帷露冕振育民德則有臨清汪公爲之專城是
皆文章司命握金丹而凡骨藉之翀飛人物提衡手玉斧而散材
資以輪奐噓呵斯樓之元氣鼓吹下校之英風者也若夫慕義無
窮捐金有差其於鄉也則有中書舍人馬君西安郡丞顧君天津
郡丞陸君西鄉邑長陳君又皆樂於趨事嘉與贊成者也是役也
當庚戌之舍歲考營室之方中經始於應鍾之哉生明落成於大
呂之旣生魄縣儲輸費學博董營式壯觀於賢關廓恢規於聖域
敢期西陲之鼓角於變東魯之絃歌勒此貞珉奄觀大業聊述攷
作用紀歲時云爾

先儒謂益人神知莫如書蓋前言往行大畜多識稽涉日廣聰慧自開肅對遺編印證先哲萬念俱息神遊太清則夫長智澄神信無以易之至於仕者簿牘瑣冗塵紛糾纏上之樹勲策名希高慕大然渣滓未融時有凌躡矜躁之心考鏡一差不免效顰矯枉之過次則以優柔從事摸稜兩可是非毀譽得失榮辱交戰胸中又次則耀潤溫飽墮行冥冥而機械蔽護求以飾衆暗追國憲者其意念蒸蒸壘壘萬起萬滅蓬戶甕牖之士口誦手披計博青紫仁義道德之懿不足以勝其饑寒困苦之累精純粹美之行不足以奪其芻馬僕賃之求坐馳千里慾火奔騰當此時取聖賢之故牒而諷誦紬繹之投水熄火炙爐點雪輕者矯之以重暴者矯之以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十三

和佞者矯之以默貪者矯之以廉偽者矯之以誠方寸炯炯冷然不失其初與聖賢之心曠世孚格而三事九列萬鎰五鼎具若一毛之輕與吾身不爲加損卽有震撼擊撞千態萬變舞鱗蝦而號狐狸排山岳而膺雷電吾之剛大不少餒焉彼昔人所謂至樂者不在是乎夫亡書三篋了誦無遺借閱市肆過目成誦其所建樹多爲後人訕笑之資至於識劍氣歌石鼓賦鷓鴣讀邱索者皆不能抵心齋坐忘之境而博洽古今銳情經世作用未裕衆且以臯夔稷契無書可讀者難之豈諸儒之說復有所謂與蓋不學無術卽萊公同於博陸而讀書識字乃不免玩物喪志之誚也人生字丙上自黃虞下窮萬禩判然若風馬牛不相及而善善惡惡涇渭

不消卽萬世無出一息千里不異同堂極而淫縱蔑義列觚裂軌之徒靡所不至而夜氣清明檢點且晝輒欲以被覆面不能視其妻妾子女與之談論英傑不愧衾影之事卽隨聲附和而愧汗浹踵不能自過者蓋天則之良不容泯滅耳所恃以區較臧否激發善機則開簷展卷古道照顏其資不可缺也臧逢世求刺尾以書班史楊司諫傭集賢以讀漢書而歐陽文忠居於宋時求漢書不可得輒考吏牘以證得失焉其他六籍之堂萬卷之樓窮一生心力而購求不得者必非做情於蠶鼠蠹魚之資而爲是迂緩不切之事者也今人以仕爲學讀書卽學道一端而博士弟子展楮濡穎鎔意鑄詞將欲釀花成蜜抽絲製錦思之不獲仰天闔筆而不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古

能成章則方悔其讀書之晚矣矧事業之鋒未露功名之軻未發正如人之欲涉燕趙齊晉其機決於歧路間而考古懸的其視仕者不尤要哉某短淺無比數然性酷嗜書曩奔走四方必携策以偕叨按雲谷誤爲寓內栢臺其貯書挾不十一至其中索之片楮無有也欲購諸市格例不敢稽閱無由面牆竊歎而已至校兩鎮士學殖荒落卽古今之故昭若指掌者無能明焉詢之則曰遐荒陬塞載籍希鮮且屢經兵革邇雖家漸庠塾而遺書猶未購也夫無米而炊無膏而然神手不能也寒士力不能致上之人力能致而不之致乃欲以多識覲庠士有是哉某之迂也於是捐贖錢檄郡吏走晉陽藩署擇其善本者自義軒墳典至昭代詔誥自孔孟

經籍至子史法律自詩賦風騷稗官小說凡其抒寫性靈導揚
元氣砥礪木壽苟有神於性命經濟治身治家治國天下爲士君
子所當讀者悉置之其摹若干冊計類若干種種不盡書從隗始
意也牙籤緙套秩然具備乃置其一於院署中爲後來高明諸君
子之助置其一於上谷書院置其一於雲中書院俾聯會生徒昕
夕繙閱誠思昔日得書之難與今所以購書之意生長於遐陬遠
徼之地爲鮮聞寡見之儔今乃穹壤億萬千年皇王帝霸之殊道
德功言之異大而禮樂刑政微而纖紀隻字一旦森列吾前不足
而履不舟而濟亦可爲幸且便矣且開卷時吾之身心使與聖賢
不相似奈之何其敢暴且棄乎從而涉流探源玩華登實由經籍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十五

子史以歸仁義道德之懿自渣滓糟粕以要精神心術之會甲乙
雌黃立我正鵠某爲純王某爲雜霸某爲正學某爲端議法言某
爲支詞曲行毅然立其志奮然用其功毋爲學究毋爲書篋毋口
堯舜而心盜跖務令身體神會得手應心沛諸詞章豹變鳳躍微
諸事業蘭馥菽芳處則爲一時聞人出則爲經久實學聲施後世
使人稱巖封鄒魯而經籍子史皆我註脚邃古聖哲與昭代神明
所以垂世立教者與諸生有實濟而某獲共事一時惓惓啟迪諸
生之意亦庶可以藉手自效矣若備而不讀讀而弗知知而弗行
採華忘實買圓還珠則日不識丁暗合道妙者其賢反軼於裒衣
博帶之徒而昔人所以譏王楊盧駱諸子者又不免於今日矣豈

某之所望於諸生者哉是書也領於學博交代有稽置之木櫃局
鑰有法束之練套數目有紀總之郡長稽覈有程諸生許讀而不
許匿官司許借而不許留有不如約者公論斥之且追償焉夫珠
玉錦繡悅耳目而適於用布帛菽粟適於用而取之有禁用之易
窮書之精蘊各隨其分量而得之不窮不禁奈何繩之以私乎噫
無擇者書之精易做者書之什觀書而私己者書之靈約其私所
以成其公也若夫法律醫藥卜筮武紀似與青衿不甚關切而某
固備之將以通儒待諸生耳尚其昂之哉

送鄭子治大同儲餉序

何景明

鄭子擢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戚者見曰乃君茲擢予爲不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十六

憚郎中近官也治邊儲居外不得與朝士列是遠之也治儲之事
散有聚無士需將徵豪于暴取凶不改歛貧不減費權利而府怨
是難之也夫居遠處難非子宜也惟鄭子亦不憚景明聞之見鄭
子曰夫謂子者過矣王臣弗以遠賤王役弗以難辭編人多求親
而憤疏庸士多倖易而脫艱馬越險則駑駿別刃試堅則剛鉛見
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難其能弗彰惟子之心不問遠惟子之
能不窘難是以用子也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也子行矣
鄭子曰吾釋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耶曰執火不燔嚮者多焦
導水不溺涉者多沒故利人曰惠利己爲害己苟不利人又安怨
如有怨焉則非我矣古也執利權者桑宏羊敗于害劉晏敗于專

不害不專用之心為經使上不缺行之惟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在子也夫

廟學碑記

楊榮

學校王政之先務教化之本源自古帝王莫不興學育賢以隆治道故學校興而賢才盛賢才盛而教化興我朝統一以來尊崇文教自京師達於郡縣雖遐陬僻壤莫不建學設官以教育賢才登貢以時選用有法五六十年之間髦俊彬彬布列中外攄材効能以輔成太平雍熙之化者何莫不本於學校之教也其盛矣哉山西大同卽古之雲中為西北名郡永樂癸卯冬予以扈從車駕北征因奉命出使大同留寓旬日時恭謁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七

先聖周覽殿堂圯壞弗堪退見諸生濟濟在列有揖讓禮義之風因憮然興嘆以為郡公鎮戍於茲者當有以作興之且以凡物之興廢蓋自有時然亦必遇其人之賢達而後有成也去之又三年迺有明詔修舉學校而山東叅政丹陽沈公固適以練達之才承命往贊兵備因詣廟學遂言於征西前將軍武安侯合肥鄭公亨叅將都指揮含山曹公儉暨山西行都二司都指揮滁陽羅公文等各捐貲聚材以為倡併召所部兵民各輸其力悉撤其舊建大成殿暨兩廡櫺星門崇峻宏敞偉然有加重塑聖賢遺像鐫神位龕帳案座靡不整嚴塗徑階除甃甃端好并修明倫堂齋室神厨庫房庖廩之所栖息之舍無不完具丹漆黝堊煥然一新經始於

宣德元年之秋九月落成於二年之夏五月迺奉書幣請予以爲
記惟國家列聖相承其於學校之政皆惓惓致謹賢才之興日新
月盛爰自唐虞三代以降莫此爲盛矧斯郡密邇畿甸文物之富
與遐邦異况師範得人生徒務學而又幸諸賢相聚於茲皆能潔
已奉公以祇承朝廷德意然則學校之設豈有不興起者乎予旣
念昔遊慨歎樂茲學之重新而又喜諸公當政務之繁知聖道之
尊興學之重可謂知爲治之本而識慮過於人遠矣因備書其本
末俾刻於石以示四方來遊來觀之士皆知所勸焉

訓練疏

方逢時

臣聞訓練者治兵之良法也不可一日忘所事事而使廢弛以滋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十六

弊也臣請推本言之國初三鎮之兵隸之衛所統以行都司都司
之官卽主帥也衛所之官卽偏裨也惟有重大征討則特令大將
掛印總兵而行事寧則將歸京師兵還衛所將無專擅兵無久勞
法莫善焉洪永以後烽烟日棘大將之設遂成常員鎮守權重都
統勢輕衛所精銳悉從抽選於是正奇參守之官設而衛所徒存
老家之名此兵法之初變所由以始弱也歷年旣久大將或不得
其人訓練無法紀律舛謬士馬之死亡者不補逃散者不復尺籍
徒存部曲虛耗間有健將急治目前或扣官餉或捐私財召募勇
壯優加恩養多者千人少者數百名爲家丁扼敵衝鋒幸功這罪
原抽衛所之兵徒備擺守供奔走名爲營軍鮮堪戰陣此兵法之

再變所由以遂弱也今建白之臣未究其原而建爲合營操練之舉臣愚以爲此正奇參守之兵又將變而士卒將益弱矣夫合營可暫而不可久可施之於新集召募之衆未可施之封疆鎮守之兵且非能盡一鎮而合之也蓋正兵馬步幾五千餘奇兵馬步幾四千餘參遊馬步各三千餘正奇三鎮各一參將則大同八宣府七山西六遊擊則大同四宣府三山西一三鎮而外西起偏老中紆雲谷北極獨石東連薊鎮延袤幾三千餘里各營之兵畫地分守遠近不同有四五百里者有二三百里者近者亦六七十里每遇合營除存留防守之外亦惟抽取壯健千百餘人操弓矢赴期會聽號令受約束而已况百里合營數往數返人痛馬瘠飲食安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宿靡所資託將無久駐之志士有速散之心所合之兵雖以勇壯自若所留之衆卽以怯懦自委勞逸形殊榮辱情異如是而望士馬之精強非臣所能知也爲今之計衛所之制不可復矣正奇參遊法制俱存可以有爲惟在加之意耳夫一營之士不能皆盡強亦不皆盡弱也分配得宜教習有方部伍既定紀律不紊其心旣一其力自齊不必他有更張而勇氣可振臣愚以爲營不必合也惟當慎擇正副參遊之官授以專責各將本營之卒不論軍卒家丁通行較其勇怯老弱疾病悉行汰革逃亡空缺悉行選補量才器使弓矢戈戟劍楯火砲槌刃因能而授擇其善者爲之師以教之日省而月試將領之賢能者則久其任雖至十年可也崇其秩

雖至督帥可也如是則將有定志士有定伍器有定習而軍威可振矣其稽察試驗則屬之守巡兵備就近舉行總督撫鎮之臣於春秋之隙間調通閱以耀武揚威視成而行賞罰如此則訓練舉矣

代國考

尹耕

代自入漢以來其國數易大抵有三曰山北也山南也山東也山北之代舊國也始於商湯歷代因之是故齊桓之所服趙襄之所并代成安陽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趙歇陳餘之所王夏說之所守劉喜之所棄陳豨之所監皆是也所謂蔚之廢城也山南之代徙都也始於高帝十一年分山北為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白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

為國是故文帝之始封中年之所徙入繼之所自臨幸之所復以及於武子參之所分後武徙淮陽子參之所合皆是也所謂晉陽中也都山東之代再徙也始於武帝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徙代於清河後王莽繼絕改號廣宗是故王義之所都子年之所廢如意之所服皆是也所謂清河也語其都則始為代繼為晉陽中都終為清河前後三變也語其號則始為代繼為代太原復為代終為廣宗前後四變也故凡言代王代相國其在文帝以前者為吾土而以後者否凡言代郡代守尉則上自趙秦下終兩漢皆吾土也

勅建昭忠祠碑記

胡士奇

都門道建山右三忠祠天下爲昭矣山西會省亦建三忠祠爲鄉
邦光也廟貌血食載在祀典今雲中有司又奉旨建祠於鄉蓋專
祀何忠愍公云何又專祀以桑梓之區神所安侑用是慰藉忠魂
宣布閭里使知爲國捐軀之臣能增重山川轉移習俗千秋萬禩
尸之祝之作人忠義固無窮耳嗣子大本等方竭蹶襄祀事余適
以按部至下車詢公所以死遼狀因悉其生平不覺淚潛然下曰
眞張巡許遠之流也方公初受命時寧忍逆計今日乃乞恩疏中
已有臣一卒遼身體髮膚已付疆場之言蓋臣赴難義不返顧有
如此及其往而受事也間關匹馬不憚風雪非家視國事若湯火
迫身者未必爾爾軍中之事悉心經畫靡不中窾當盤迎機應劇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

如倒囊然無奈秉鉞者竟以規爲填招降納叛自謂得策浸假剝
床及膚瀋陽倏陷在同事者競送人口公曰我猶人也寧不念其
家何敢以奔竄爲遼民倡率無所遣其乘城也躬擐甲胄不後師
武臣城破矣翻免胄乘肩輿徐歸公署意氣閒暇如平日非有塞
天地之剛大誰不倉惶失措置身無地者巡遠將致命西向再拜
曰臣力竭矣公亦設香案以次羅拜復爲稟啟督撫示訣家人無
毫髮亂後乃投井明志何從容就義古今如出一轍耶非眞忠臣
能若是乎至今莊誦手稿如不忍道印陷於強敵不忍職身刃於
敵手諸語眞令人涕交頤下冠髮上指烏烏不能已更可誅者金
氏高氏與婢僕輩一時俱盡不謂閭閻中亦能甘死若節是必公

生平大節夙範室家之內不然婦人女子安往不得婢妾肯爭先
入地下爲井中泥耶非節婦能若是乎敗信初至雲中人情危疑
或曰公逃或曰公降卽曾母不免投杼何氏一族泛泛焉似處敗
舟中不解風浪之何從生也幸嗣子沉毅有識知公無他忍死鎮
之久乃徐定匍匐赴闕爲公請卹爲公之妾請旌又不忍負公書
香脉辭金吾廕移之孫子迄今公論日星皇恩覆露葬祭祠祀典
無一缺非眞孝能若是乎論者謂忠孝節義萃於一門想何氏之
先積慶貽謀必有大過人者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基又不知巡
遠兩公其家門子姓得方何氏否目前纍繫諸臣所謂仗節中權
奉上方劍一切以便宜行事者今竟何如仰瞻公像其不汗顏心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

折者非夫也張忠烈以征敵死反祠祀之乃知忠孝節義無人不
懷矧三雲素號忠義門以內之百世師其能忘之公諱廷魁字汝
謙別號觀歆辛丑進士天啟元年辛酉三月二十日壬戌實公死
事之辰是謂遼海東寧道初贈光祿寺卿加贈大理寺卿諡忠愍
欽賜塋葬衣冠諭祭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實授百戶金氏高氏准
建烈婦坊除京省三忠祠外仍准建祠本鄉有司給費春秋致祭
歲爲常祠成賜額昭忠祠坐東郭門之陽正祠三楹東西廊各三
楹二門一楹碑樓二座大門三楹忠烈坊一架經始於天啟五年
乙丑二月二十二日辛丑落成於本年八月二十六日壬寅

重修縣學記

衛周祚

歲癸卯今

上御極之二年

廷議制科改經義爲射策懲虛恢也越明年於直省復設學博欲使博士弟子深通行誼明聖賢之大旨及治道之得失甚盛舉矣予稽先王取士之制孝弟本於閭黨德行質諸族師於時鄉老及鄉大夫羣吏莫不潔修厥躬敦中正之行崇禮讓之化其賢能所書大畧本三物之教與絃歌洗爵皮弁俎豆養老祀神之節以成其德而達其材是以教化隆而人才著凡士之聰明秀彥與夫樸茂謹恪爲鄉里所推者咸得進用於朝此所謂養之以預取之以素卷阿棫樸所爲盛也雲中星分畢昴地接霍恒名卿碩輔文人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三

韻士照耀史冊班班可考縣學之建創於大明洪武二年嘉靖癸巳毀於兵亂十四年太守王公允修重建與府學並列後因科目中微說者引咎於堪輿迺營治西北厥土燥剛厥位面陽殿堂門廡師舍庖爨百爾備具兼以月曉鳳臺休祥兆瑞嗣是科甲蟬聯較昔爲烈也我

盛朝振興廣勵媲美四代海內人文已虎變龍蒸矣本庠應運亦不乏人自兵燹燼亂學宮茂草樑木其萎賦城闕者傷焉制府馬公秉鉞茲土與興屯邢公慨然以興起爲己任不盈月而畫棟瑩煌丹雘煥彩迄今泮水興歌猶思明德也但繼亂之後事艱詳備儒林缺著生徒缺舍博士弟子謀建之三韓郝公諱文啟字燦宇

遼東人侯茲一方祇謁之日觀覽趙趙若有枝柱於懷者適學博張君諱士俊字元英偏關人來秉教鐸侯請於憲臺曹公太守高公司李張公曰儒林無暑生徒無舍非所以明教化而重本源也諸公聞而是之侯遂鳩工庀材伐瓦陶甃役不妨農工不苦餽糗楔不煩閭閻經營謀畫出於侯之一心而贊襄督課則縣尉劉君諱士英字愈千錢塘人其力居多焉厥工告竣張君暨諸士嘆我聖代教化之覃被與侯作興之盛美迺具狀走使請記於予予謂治道之隆替在學校之廢興又係承宣斯道者得人與否昔蜀士僻陋得文翁爲守教化大行蘇湖俗尚辭賦得安定爲師湖多秀才侯愷悌作人鐘鼓雲士鳴琴之餘躬爲訓課遂令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二

邊徼荒殘雅道振起是卽文翁之治蜀也明太祖語宋訥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學博張君訓人有法纖悉備具是以身率先是卽安定之訓湖也故雲士朝斯夕斯沐浴教化得以流連君子之林翺翔詩書之圃出而翊贊

聖猷彌輔大業必有上不負

朝廷改制之意下不負賢父師造就之心非所謂養之以預取之以素哉我侯芳烈百世不祧矣豈若眉山所云建學校專誦讀徒耗人精神已耶

雲中書院碑記

晏斯盛

冀西北奧其山太行恒霍雄峙爲天下之脊而諸山根本悉自雲

中來重巒疊嶽舉雲飛又爲冀北之脊昔宋儒朱子論方輿形勢以冀都爲首而北紀之山起於雲中則其地當天下之至高可知矣余嘗過太原思欲一至其地涉桑乾歷玉泉上白登之臺以窮其起脊之處奪於行役未遑也然往來趙魏間士人爲余言雲中古用武之地也其守臣急武功而不暇文教其俗重材力而輕儒業以故絃誦之士不逮中腹蓋之所以倡之者而山川之靈將闕而未洩與嘉靖壬戌余承乏視三晉學政繼而濫通志之役見所謂雲中書院者莫考其創始及規制之詳欲得典制讀之移文問於守者未有以復也心竊疑之乃今年春校士至其地昔之所願遊者旣得身親見之而閱其文則蔚然不詭於理觀其容儀則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

升降揖遜大都與疇昔所聞不類遂問所由來守者曰此書院中所養士也因問書院所由立則曰雲中舊未有書院先撫臺行庵陳公始撤公署爲之今沅州張公增益之分巡治山在君贊之諸職事成之厥制中爲教思堂左右爲齋爲號舍厥教日有程月有課膏楮有給誦講條教有成規且擇其鄉之賢者師之蓋三年於茲矣余曰有是哉作人之效也陳公以宿望爲聖天子節鎮三雲奮武綬猷殫竭心思宜無暇時而能首重文教若斯張公克敦前烈嘉惠後學一時人文濟濟彬彬焉足以資世用於他日茲固二公經濟之優抑亦山林或有待而然與乃嘆美者久之無何任君使來徵余爲記以備缺典余不佞乃愧無以率

先譽髦而標之趨也復曷言哉雖然願竊有告焉夫士養於學校復羣其良而優之於書院之中豈徒俾其操觚攜策學爲文詞以頡頏倫輩已耶將欲專志精業而迪之以正學也夫學以踐形盡性爲極而其始則以立志爲基語云登山必陟其巔蓋言志也是故地以山峻功以志崇山唯高也視天下之物皆卑而景行歸焉今之爲士者方其始學也靡不研精竭慮藻繪其詞說追琢其藝能以求効用於世及起而視政率多遷於外物苟同狗俗尚不能樹尺寸之勲此無他識不遠而其志卑也是故君子之學莫先於立志躬德而履義匪身利是謀敦本而尚實匪文技是炫忍性而窒欲匪紛華盛麗是樂此非苟爲高而已其志所期待則然也故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

志專而後其擇審擇審而後其守固守固而後其道修道修則教思溥而人知親上之義必如是庶可以策俊偉之烈當山川之奇副國家建學成賢之義於諸公作興勸相之盛心亦可以無負矣余不佞敬以是復任君而因爲多士勗陳公名其學登州人今陞陝西副都御史張公名邦彥臨朐人任君名惟鈞巴縣人

郭將軍功德碑記

王象雲

雲中鎮守征西前將軍異峯郭公璠甘州之永昌人也起家行伍九立戰功威震關西萬曆元年由薊鎮副總兵奉命鎮守大同是時城垣斥堠俱頽武備亦多蒙冒慨然以興起爲任匹馬走閱凡圍垣堡砦孰宜庚孰宜辛孰宜仍之以舊目神於察慮神於思凡

難措手處無不殫心焉因會同當道上章請命以力營之上報可
公乃欣然因中山徐公之土城砌以甃石復加女牆鋪墁城頂層
層灰注鎔合獨得其法不但十步一樓五步一樓貯以砲石灰瓶
槌棟戈戟之具且諄諄諭戒埽卒不時埽除以防壅潰晉陽保障
不是過矣至今雁門以北此獨金湯甲天下焉城東門外跨渾水
之上傳曰玉橋自元泰定中河東連帥圖綿重建曰興雲成化初
巡撫李公勉亦增修之大都木石疊砌久爲漲波所摧公拓故基
而更砌之平鋪石底環洞十九上容方軌更伐石爲欄鑄金爲獸
沿河之流衛以大堤樹以檉柳盤旋菁蔚雲銷蟠飛與鎮戍樓雉
堞遙相映於烟霏霧靄中望來如畫卽趙壯侯之隍隘杜元凱之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二十七

富平不啻也修列保障法飭墩卒宏建東北兩倉廩數十百楹爲
三軍之命足食足兵獨得肯綮至崇飾書院以武備而修文事尤
介胄家所不可及總之種種悉心血勞夢寐視國事如家事居常
午夜或聞霜風怒號或聞秋淋淫瀟便崛起曰某地未堅得無爲
風所摧雨所潰乎明發已馳繕之矣慮周計遠其精勤大率類此
且操縱有法持法更嚴自裨將而下材官士卒少媮便繩以法亦
卒無怨言由公赤心與共勞苦親信孚人所以工成於不日殺服
於不怨利溥於無窮耳時受知於神祖特隆恩賚憐其告休勅賜
金書奉命馳驛回籍繪音存問殊遇終其身予於是有慨焉皇朝
大將開國諸臣外屈指寥寥惟稱余東海南塘戚公一人而已戚

公勲著遐方功收海澨著有書紀傳於世其事顯而名著故人至今艷稱之郭公獨泯泯無聞於天下在雲中十餘年難名之德不朽之業僅僅口碑祝頌附廟於助馬五大將軍祠不獲光瓌炎而銘燕然何以昭國典爲報貞輔國者勸蓋公目不識書惟一腔熱血殫力封疆指摺綢繆自靖厥心不求聞知於世尤人所難也余不肖拜符雲中父老能道其功厯厯如指掌公道人心萬不容泯乃謀之雲鐸塗公尋其遺事表著更申請當塗附公位於名宦祠歲祀之伐石爲記以誌不磨按祭法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者祀之郭公勤勞三雲衛翊京畿獨不得廟食茲土非常今一缺典哉予不辭鄙俚掇識其功狀以備太史公採擇云時督餉徐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

公兵備宋公共助成之徐公諱克讓關中人宋公諱克殷卽墨人

全氏族譜序

吳偉業

原夫氏族之學古人最重故曩昔先王立大宗小宗之法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綱有條於以睦宗族而厚風俗法甚詳備厥後寢以廢壞而魏晉之世圖譜有局朝廷尚設官涖之民俗昏聘則於是焉徵考沿至五季迺廢士大夫家始自爲譜牒紀一姓之源流信者書之疑者闕之所以著爲人子孫之義至敬且慎也然而傳諸久遠不無燬於兵燹簪紳巨族莫究厥始君子未嘗不三嘆焉有能從散佚之餘推本反始惓惓乎蒐採纂修務求其精而且覈可不謂難乎今懷遠將軍擺塔喇布勒哈番劉河

營遊擊嵩山全公家於雲中自行間奮起從梁大將軍破賊山右
累奉奇捷移鎮海上巳亥之秋鄭逆入犯公復堅守崇明孤城出
奇擊賊斬刺甚衆帥府上功簿
天子嘉其勲績錫以世爵

制書追贈公祖父皆如其官

天光赫熹寵霑存歿山雲草木煥然動色觀者盡嘖嘖嘆慕公顧
恒撫膺太息曰予少長邊陲承藉祖先遺庇用武功顯今雖高牙
大纛得專閩海邦奈祖先世系將就泯泯何且予之祖先逸其名
者旣弗可譜幸而可譜者又不條縷系絡之以示後代子孫予恐
其愈久而愈忘公於一本者或至等諸塗人之視也於是取耳目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二十九

所覩記自始祖而下至從孫悉疏其名氏行次爲家譜一編所以
示予而屬予言弁其首予受而披覽之則覩支析派殊彪炳在列
不惟深得古人之遺意而併合於古人之成法嗚呼如全公者可
不謂難乎嘗攷全爲希姓其字本出道書卽今文同字也漢時有
同典恩前涼有將軍同善唐有同谷至元而集賢學士同恕遂以
大儒名一代元史儒學傳稱搢紳望之如景星麟鳳然無所謂全
也意者同之改而爲全亦猶余之爲余洗之爲洗華之爲花刀之
爲刁弁之爲卞乎不然何以自明而前全姓闕寥罕聞耶或云全
字古作全蓋吳大司馬全綜之後然全之爲字從入全之爲字從
人全與全固非一姓也或又云公家雲中雲中在唐爲大同軍迄

今鎮名尚沿其舊古人受姓命氏往往從其所居之地或者今卽
爲同實從大同之地而稱歟然予嘗讀金史考其國語則夾谷漢
姓曰全是全姓金時已有之矣而公又嘗爲予言先世實從延州
徙居於此其在雲中未久又安可據爲得姓之始乎居恒每憾近
世通行姓氏之書如凌氏夏所輯皆不載姓所自始以爲缺畧惜
乎不得起古人而質正之也然吾又聞昔之爲族譜者若歐陽氏
則取法史家之年表若蘇氏則取法禮家之宗圖而黃魯直氏之
族譜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皆畧而不著蓋敬且慎之
至凡以求世系之真也得母姓所自始亦姑就耳目覩記者譜之
斯自足以傳信而固無取乎載述之必遠必詳或反疑於附會也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

鄉進士八

國朝又有省元名廷舉者大抵全姓自明以來在中州則爲洧川
祥符在關中則爲褒城在吾江南則爲泰州皆有顯人率以科貢
入仕其山右之全多出安邑明宏治中有名瑩者亦舉鄉進士而
錦衣百戶寅最著志稱寅少瞽而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巧中正
統時嘗客遊大同值英宗北轅大璫裴當往筮輒奇驗又嘗以卜
叱指揮盧忠阻其誣告南宮逆謀英宗復辟石亨有異志寅復力
止之事頗奇偉且在大同又著而今譜亦絕不之及豈非敬且慎
之至者與郭崇韜旣貴而拜汾陽之墓識者鄙之而狄武襄不祖

梁公千古莫不嘆美今全姓在天下雖諸派各出而號國之鉅人名將實自公始公方且以其身爲人所攀附其不攀附人如狄武襄固無足奇顧卽公輯譜一事而馭軍之紀律與夫恤民之恩意亦可由是以推見之矣嗚呼如全公者可不謂難乎公始祖諱德真生四子其第三子諱信者爲公之先家世耕讀晦迹嘉遯公父贈懷遠將軍諱思蘭生而奇偉倜儻食酒至數石爲人孝於親睦於族姻鄉黨方公仗劍從軍值姜逆之變贈公尚困汾州厥後公隨端重王破賊復汾父子獲相遇忠孝所感事非偶然予已詳諸墓碑銘中茲不具載而稍舉大畧者聊以見全氏之洪址深源所培已久而天之篤生我公固非尋常可比埒也從此子子孫孫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

勿替引之行見傳珪襲紫世澤之演迤深長自當歷億萬祀而罔斃焉爲全氏後人者上慎旃哉是用拜手而爲序

此由訟牘中披閱宗譜見有梅村先生所作序爲抄存一通今爲刊刻洵吉光片羽也

中輔記

勅贈懷遠將軍峻吾公墓誌銘

吳偉業

皇清盪平海宇隆禮功臣一時鴻勳駿伐之彥上追祖考下逮子孫恩數皆極優渥周至我蘇松水師鎮標部營遊擊加擺塔喇布勒哈番轉陞江南劉河營遊擊嵩山全公以順治十八年覃恩追贈父峻吾府君懷遠將軍母陸氏繼母李氏皆贈淑人全公功高於國澤厚於民孝篤於親卜以順治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合葬吉

壤屬偉業書其僊牲之碑偉業辭之不獲乃爲論次謹按府君諱思蘭號峻吾惟全之先世居延州其徙之雲中則在明初有諱德真者是爲始祖七傳而至府君府君產時卽有異徵少以穎慧聞事親極其孝謹又能厚宗姻睦鄉黨施與不少斲性側儻慷慨食酒至數石危坐卓然配陸氏嚴恭儉惠克相其家遊擊公甫七歲依外王父居應州南小寨遠弱冠乃歸則騎射無敵府君深奇之呼而諭曰爾可出矣公侯將相若輩事也若不聞男子志四方耶公仰遵庭訓仗劍之燕都會甲申大亂道梗不得歸暫結義旅保障於陝西西安府鮎魚寨

天兵下秦公以其衆附 二王入楚遠公秦撫孟公戲下與今大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

將軍梁公交在關中兩載以思親告歸至汾州病作府君知之馳詣汾城視公而姜逆變起矣於時秦晉鼎沸汾州亦從亂俄公病已痊府君密語公曰古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殆謂此地乎爾出城則順居此則逆宜早圖善計勿以我爲念公涕泣難府君重促之聲色俱厲乃行自是公從 端重王轉戰山右而府君留汾王師復汾州賊黨知復汾之師公居行間遂共執府君脅之刃欲誘招公府君抗節不屈賊衆環顧失色莫敢加害城垂破汾士民競出府君送之故邸公入城走故邸求府君不得大驚有老僕識公聲從夾道中扶府君與俱出父子相見悲喜交集一時以爲忠孝所感先是公之未入城也恐城破日鋒鏑所懼府君或有患哭

請於 王得賜旗一矢一懸門首爲識府君命公以殉於軍圍坊
俱賴保全皆府君賜云於是併迎陸淑人於大同僑居汾州而公
別四出征勦殄滅餘孽功績益著適梁大將軍遷江南強公同行
乃奉兩尊人以行匆匆色養備極孝敬方公虎帳治軍威嚴可畏
部曲諸校縮氣屏息不敢上視而入奉府君與陸淑人先事揣意
扶持必親則又若孺子也居亡何原配陸淑人繼配李氏相繼下
世府君扶兩柩歸里公遣僕屢迎府君自以年壽已高頗樂故鄉
不復南來惟遺書訓公諄諄勉以盡忠報國而已亥之秋江南倖
有鄭逆逆變時賊兵數萬突入陷京口揚州直指金陵梁大將軍
星馳赴援念崇明根本地非公不可守者乃以崇明屬公而大將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三

軍遂大敗賊兵於神策儀鳳門賊擁衆南竄且逞忿於崇明極力
圍困其城欲必陷之公飲血登陴鼓勵將率時縋死士擊賊城下
斬刺無算賊惶駭走盡散崇河獲生從此海不揚波投謝踵至鯨
鯢巢窟爲之悉空

天子旌公戰功特加世職寵錫便蕃恩榮溥博而府君先於是冬
溘然長逝矣迹公褰韉馳驅首尾數載才勇勞烈若此誠不難券
取茅土乎顧稱人之善本諸父母無論公始之挺身從軍先自府
君啟其端厥後滅賊汾中扞寇江左實皆由府君決策出城與夫
遺書訓勉之力而卽其家門轉徙兵革周旋危復安幾散復聚
亦莫非府君之基德累仁有以致之而乃能儲精發祥如是歟今

始知人臣宣劬扞國功成疏尚固必有所自來也偉業舊忝史職
卽徵公請又安能已於紀述也哉府君父諱彝世有潛德母石氏
皆以公貴贈如府君府君之子一卽遊擊公女一適許氏孫三長
大捷次大德次大志襲世爵府君生以明萬曆乙酉六月十三日
歿以大清順治己亥十二月二十五日原配陸淑人歿以順治癸
巳七月七日繼配李淑人歿以順治乙未六月六日今合窆於永
定里十甲南鄉之墓偉業旣題其碣而因繫以銘銘曰扶輿靈氣
來穹窿誕生豪傑爲元戎龍驤豹變先關中奇勲以逮吾江東盪
滅寇氛奏膚功

天子寵錫祖考封山雲草木增光榮子孫奕葉貂蟬同追遡發祥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四

由乃翁仁親睦鄰淳古風永定馬鬣恒鬱葱大書堅珉藏幽宮垂
億萬載無終窮

此由山中履勘於墓石間剔荆括蘚捫讀銜欵知爲梅村先生
文也亟爲鈔存惜字畫已將漫漶矣

中輔又記

重修上華巖寺碑記

茅世膺

昔人云維陽園圃之盛衰有關於天下之治亂不第雒陽園圃爲
然凡天下寺宇之修圯實於地方之興廢相爲表裏者也曷徵之
使其地年豐物阜閭閻康裕則人將易舉樂施以資冥福使其地
凶荒饑饉兵燹凋殘人且救死不暇尚何檀波羅密之有哉雲中
郡址乃北魏之故都獻文帝好佛而廣建梵刹其間有名上華巖

寺者數宇宏隆九向五洞儼然明堂規制唐貞觀時重修一碑雖在而未載創始之源考時稽史則肇自拓拔氏無疑爾歷來與府城並峙而不遷

皇清定鼎神京雲鎮雄藩畿甸相安於無異戊子陡遭竊踞之變遂罹屠城之慘市井邱墟宅舍瓦礫紺宇琳宮鞠爲茂草寺之正殿若魯靈光巍然獨存越三年當事者請復舊觀撫愛招來驚鴻漸集鋤荒剪棘屢室再新衲僧化愚過而憮然悲曰劫運遺餘重興可冀當佛門式微之秋若不挺身一出繼絕延熄於其間則淹淹僅存者不將委棄湮沒乎釋氏顛沛之孤臣舍我誰任於是腰包褊袒卓錫於殿之左偏檢拾白骨移埋殘骸眠餐於血污頽垣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五

之下而折足鼎爐冷烟結篆瑠璃碎矣慧燄騰光茹苦誦持舌底泛三千香海忍辱懺悔指間現十二浮圖魚韻徹諸天八萬修羅乞命鯨聲震普地大千含性轉輪白業固盡於一已觀感默動乎羣生嗟此逃亡離散之衆誰無首邱故土之思謂空門猶有戀戀復振之輩吾人豈萍生蓬長者哉競爾等認舊基仍歸版籍十年生聚將臻庶富之風愚上人高弟成祿爲釋迦主法俗稱僧綱不辭筋力作攬脚漢遍募十方宰官檀越由少而多積鏹及大遂興土木之工缺露者補葺完固剝落者聖飾莊嚴匾額牌聯門窗牆壁咸煥其彩殿臺之前新建小坊三楹臺之下伽藍配殿之側南北各添造禪堂齋室五間東西隙地另蓋香積庫司之所自山門

天王殿以至雄殿朱碧焜煌宛然化樂宮宇其整齊規模大異疇昔工竣謀壽貞珉以垂永遠徵記於余余自請纓釋褐以來握戎於朔北江南之間者近二十年許頃以候補之暇適過舊遊入其疆見田野闢過其市見巷里綏人民熙禱檐宇鱗次大有齊一變魯佳象拜瞻茲寺之重輝足占地方之興起喜而擗管組其大概如斯

開荒晉秩序

魏象樞

閒嘗與士君子譚吏治有今人與古人異者不必盡求其同亦有今人較古人難者不必盡求其易祇求不負君民所學者爲循吏此循吏所以不多觀也平于王公以泰下名宿抱牧民禦衆之才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

令雲中雲中兵民雜處田者久荒不薙多逋賦風俗侈而健訟公下車後剛柔緩急協之大道不數月而民治會姜逆猝起崎嶇戎馬間全家陷賊穴不暇顧單騎論邑里之應賊者皆下消戰壘供芻糗王師從枕席上過專討姜逆羊酒日至無留行久之郡城拔上命公令大同如故縣毀以西安堡爲治所取創殘餓羸之餘導壅理勞生枯壯弱出入掘蛇騎虎未有數困難行之事解嚴下子遺之門荆棘茫然彌望鮮覩炊煙者登隴畝而循阡陌之間所在皆石田耳頃奉有開墾荒田三年起科之令公遂懸十格爲招集要領如禁勾攝省徵調給田舍貸種粒等事皆古人行之有成效者公且招且勸農事以外不及其他故人民雖遠在鄰界者亦

坦然明而不疑淡歲成田九百七十餘頃督府廉公治狀爲雲中
最事入當

上意命陞一級時公爲小司寇猶錄宰雲中勞蹟邀

天子恩不更異於當日無赫赫名者乎憶公自單騎招降時性命
身家輕於鴻毛循資陟西曹口不言功是公不負君也余向捧

詔過三雲父老爲言逆賊之害曰喪亂餘生賴公保全多今丁男
老穉屋居火食一穀二穀三穀青旗白酒歲歲社臘以爲安伊誰
之力是公不負民也而自公視之但曰吾有負於君若民已耳斯
其學何如哉遂不辭質言之以慰雲中父老子弟併以勗公遠業
云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七

三皇廟新建財神祠碑記

朱彝尊

財神之職不稽於祀典其得祠而祀之者前戶部右侍郎今山西
按察司副使曹公從民志也古昔盛時君卿大夫所以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之時正德利用厚生之節修和于上阜成于下蓋惟善
人是富又董其不善而勸之以善故其祝史之文下有純嘏保艾
之辭上所期于下者倉箱坻京黍稷稻粱之外必曰穀我士女未
有以貨寶致祈於神者迨世旣降先王養民之善政盡失君卿大
夫不能操財用之權而刀錐子母之利貪者或以富善者或以空
乏天下之人求其故不得以爲必有神焉司之則財神之祀民其
亦有不得已者與大同之隸山西在鴈門以北其地沙磧其泉醱

其山童其居士屋其人日再食無田桑之饒陶埴之利又多凶旱水溢之苦民貧特甚懼神之不饗于是也相與率私錢治其祠于南關之內三皇廟之旁僧徒之寮鐘鼓之樓無不畢治工既成宜敘其本末公顧予曰子曷爲我記之予惟先王所以教民美報者山川谷林丘陵下至坊庸郵表暇與夫馬蠶貓虎之屬苟利于民有其舉之莫敢或廢况夫效財用于天地者哉若夫生財之道未有不本乎勤者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苟至于勤則室家婦子罔不勤而財之用舒苟安于惰則室家婦子罔不惰而財之用日以絀鬼神之依龜筮之從在民先定其志而已往時三雲之俗兵師札癘之後民之弊劫已極今年旣順成民樂其業商旅之往來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六

各得其所非神之所綏乎洪範之三曰農用八政先之以食貨者財也次之以祀者蓋言報也然則財神之得祀又安可誣哉公曰善夫子之言爰勒于石誦吉日拜祠下作神絃之曲俾工歌以樂神曰我牲之陳兮我醴之將維神司職兮畢昴之疆黃金爲車兮瑤象爲駕風與雲其離合兮紛總總而來下使爾多財兮及此下民自今伊始兮罔或不勤歲功必成兮昆蟲毋作詔我後之人兮報祀有恪

開化寺碑記

朱彝尊

搏土以爲神傅以彩飾綠衣烏幘兩童子夾侍繫白馬于前曰文昌之像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築室以爲宮刻楠丹楹旁三

門門三塗若王者之居以栖文章之神號爲帝君者古有之乎吾
不得而知也然則文昌之祀非與曰何可非也司馬遷天官書斗
魁戴筐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
曰司中六曰司祿班固漢志謂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則謂四
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此文昌之名也書曰禋於六宗孟康
以爲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
小宗伯兆四類於郊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
中司命與焉漢律曰祠祇司命此祀文昌之見於傳記者也若今
帝君之名特出於道士之說謂士之以文進者其姓字悉書之帝
君得以進退其柄由是海內爭祠之至徒其像學宮與孔子並居

噫亦甚矣道書稱帝君之神屢降於世必爲王侯將相其可知者
在周爲張仲在晉爲涼王呂光五代爲蜀主孟昶予嘗怪其說以
爲帝君既能以文化成天下其降生之人宜有迥異下土之才闡
天地之大文以垂教于世乃張仲者世遠勿論若昶之所能僅聞
打毬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譏其不好讀書則於義何居焉吾知
之矣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爲帝君者蓋司祿也世
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人則司祿亦無事於文矣使夫天下之
士才者不必祿祿者不必其才則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雖然
其祀於學宮則舛也原道士之說所以夸大帝君者不過欲撼我
孔子焉爾彼謂詩書雖孔子之教若富貴利達則皆帝君司之孔

子不與焉陋儒不察於理遂徙而祠之學宮神之靈豈安於是哉
開化寺者大同之士人別築以奉所謂帝君者也其堂室之制不
庠不侈視世之崇祀者不改於度宜神之安於是焉予悲夫世之
人狗道士之說未暇究文昌之名義又感流俗並祀學宮之非而
大同之人獨得也既爲之文復綴以詩曰 倬彼文昌帝車之次
觀象於天戴筐是似稽古肇祀司命司中維今之人司祿是崇有
嚴類宮釋奠孔子雜祭於祊匪國之紀懿彼塞垣誕啟大局爲堂
爲祀殖殖其庭祀典旣一牲醪孔時佑我髦士受祿於斯先民有
言禮失在野 敢告來者

按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祿星經又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四

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
司中二星在司危北蓋四司鬼官之長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
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
作譴告者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也漢制掌之
荆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
屋祀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爲二疑所謂少司命
者卽星經所云故其辭多近山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兮天
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

白識

普恩寺碑跋

朱彛尊

右大同普恩寺碑記宋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充通問副使婺源

朱公弁所作也公以建炎元年十一月奉使爲金人所留迫之事
劉豫不可欲易其官不可探策使之歸復因遺書語耶律紹文曰
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臣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觀其懷印
臥起悲歌慷慨與漢之蘇武何異非孔子所稱不辱君命者歟記
成於金皇統三年三月實高宗紹興之十三年也於是公之去國
蓋十七年矣題曰江東朱弁而不書官又其上系以皇統年號論
者疑公自貶其詞合乎古君子危行言孫之義而未得其本也攷
公之歸宋在是秋七月記之作當在和議初成而公臨發之時也
彼寺僧者見公旣去不能原公大節所在惟知奉國人之法輒刪
去其官爵增易其紀年無足怪者史載公被留時嘗具酒食告僚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四

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其處表曰宋通
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而公碑文亦曰予築館之三年歲在
庚戌冬十月乃遷於茲寺然則所謂近郊某寺殆卽普恩寺非邪
史又載公以文字教金之貴人子弟使之就學因得以和好之說
進蓋公之文有不得已而爲之者當其時宋諸臣留於金若宇文
虛中吳激蔡松年之徒多以文學自命顧寺僧獨以公之言爲足
重於世亦以見恭敬之不可棄而忠信所行者遠也嗚呼士君子
不幸生喪亂之際又不幸以文章爲世所重得其文者或不原其
志意所在輒更易以就時人之耳目至使大節皎然若朱公者幾
無以自白於後世讀普恩寺之碑其亦可感也夫

弔李陵文

朱彝尊

朱子登乎採掠之巔覽大漠之野見有雪山峙乎西北若出若沒若盧若旅回睇從者忽失其處從者曰是所謂天山也李陵之臺在焉朱子曰噫嘻有是哉竊嘗論陵本文士顧以家世爲將欲立功殊域方其名見武臺恥隸貳師軍請得步卒五千自當一隊其才誠有過人者及兵盡矢窮以身降敵短衣椎結對蘇武泣下沾襟抑何陋也其身辱名隕亦足爲負才喜功者之戒然陵方降敵隴西士大夫咸以爲媿而司馬遷猶力爭以爲國士雖大節如武終不以衛律遇之交好尤篤則其情有可矜者也河梁之詩爲五言所自始使得一鳴鏡歌郊祀之盛庶幾史克正考父之美復見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四三

於漢乃委之漠北幸而武奉使倡和之詩得復流傳於世迨武旣歸其悲惋無聊之思必有甚於平昔者登臺而望豈乏感時懷友之作惜乎不傳者蓋已多矣自古愛才之主宜莫如漢武然其所好特司馬相如靡曼之詞枚皐東方朔俳諧之體以遷之文陵與武之詩獨未聞有稱焉至柏梁旣成賦詩高會當極一世之選乃所與賡歌颺言則衛青輩一二麤豪武人及大官上林丞刀筆俗吏八九而已此何爲者邪賈生之才文帝不善用之爲世所惜若武帝之於陵用違其才殆又甚焉嗚呼才士之不遇於世自古然矣爰命從者酌之以酒而爲文弔之其辭曰

入雲中而四望兮路百折以登危
眇絕漠之驚塵兮悼失身於鸞

期嗟平城之構患兮三十萬其莫支曾不念祖父之數奇兮丕大
賢於武臺以五千當萬騎兮固宜心一而不離何女子載於行間
兮將在軍而莫知儒生不可使卽戎兮妒人不可與謀無援師以
委敵兮何百口之足讎死旣媿成安兮生復慚乎泥野憾因杼之
妄言兮遂投杆於謀者前奚侯使上坐兮後丁靈之嘲我殺身旣
難能兮寧歸國之不可芥冰以爲糈兮續帶以繩瞻畢昂於南街
兮望天漢之東傾朝忽忽其就暮兮夜迢迢而獨興雖永絕於君
親兮尚見思於友朋刀環旣違願兮何故鄉之足慕驅橐駝於麓
牛兮獵霜禽與秋兔登荒臺之躡絕兮送故人於長路舞短服於
樽前兮聽悲歌其如訴身雖陷沙漠兮盟未忘乎曹柯歎形迹之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四三

長乖兮豈忠信之可訛居殊域而心故都兮夫孰明子之無他彼
河梁之高倡兮麗五字而爲詩感杜甫之遺言兮謂二子其吾師
斯人不可作兮大雅其衰才士自古而失職兮奚吾生之足悲

大同府威遠衛重修學記

朱彝尊

庠序學校之設非王政之本與三代盛時其地自黨遂達國都莫
不有學其人自天子之元子以及士庶人子莫不入於學其典禮
政令則自釋奠釋菜習鄉習射執醬執醕以至獻馘獻囚莫不備
舉於學又擇君子之儒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者以爲之師士之入
乎學者俎豆筐篚象勺干籥有其器執鼓控揚笙鏞琴瑟有其音
屈伸俯仰盤躡綴芘有其度藏修息游有所而師氏以三德三

行教國子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賓與之上無私師下無私學此
三代之學所以盛美而大備也後世學日以弛典禮政令聽州郡
吏專制之於上不必盡舉於學其僅存不廢者春秋上丁廟祀孔
子釋奠釋菜而已爲之師者未必盡擇君子之儒徒塊然自處學
官使之不由其誠教之不盡其才士亦隱其學而疾其師視學校
爲不急之務由是學宮坐以傾圮至有終歲不游於學者嗚呼學
校王政之本至視爲不急之務而聽其傾圮此君子之儒爲人師
者所甚憂也威遠衛當大同關塞之衝士之習於文事者蓋寡自
邊隅晏安士始以絃誦相勵而教諭王君復能以仁義忠信之說
善諭之衛故有學歲久將圮王君率諸生某等新之諸生成樂趨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四十四

事堂廡寢筵樽櫨榭戟門壁池莫不具飾不侈不陋工旣竣向
予請記嗚呼三代之學其得存於今者僅矣自夫師之不嚴而道
不尊士於是失端本之學不知順行以事師長則無良師爲之也
若王君者樂善不倦可謂知本之君子矣昔魯侯旣作泮宮詩人
頌之有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至學校
之廢鄭人刺之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諸生能廣王君之心日
相與藏修息游於是講其德行習其文藝孰謂三代之學不可幾
於今日也哉

威遠衛今隸朔平然竹垞先生僑寓雲中時猶未分朔平府故
尚稱大同也縣志非境內者不收因前明威遠衛附於大同考

試是以明史以何忠愍爲威遠人蓋卽大同也設立朔平以後則不錄

雲岡石佛記

朱彝尊

雲岡之寺有十建自拓跋氏今之存者特其一耳石佛大者高七十餘尺小至徑尺斬山爲窟數十鑿佛數千軀架以飛閣凡客大同者必遊於是予嘗再往遊焉觀石像之怪偉退而作記按魏志世祖用崔浩之言毀佛像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土木宮塔莫不畢毀及浩旣戮興光和平之際爭立石像太和中四方諸寺凡六千四百七十有八延昌之季僧尼所居積至一萬三千七百二十有七剝窮而反理數然也釋氏之說如蠱之中人卒不可愈良醫者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四十五

擇其可治治之有疾之者見方藥不效遂剝患者之腸胃必盡殺其蠱乃止患者旣死其同病之人未有不剝刃於醫者崔浩是已方詔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毀謂木有時朽土有時崩金有時燦至覆石以室可永無泐又慮像小可鑿而去徑尺不已至數尺數尺不已必窮其力至數十尺累數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壞使見者因像生感自謂極天下之智慮不知其陷于至愚也嗚呼周公仲尼之道感人千載之下者豈以其像哉雖然拓跋之俗習聞釋氏之說其敬信固宜非若漢明梁武生周公仲尼之鄉而沉溺異端者比也彼十六國之君殺人若刳羊豕而佛氏倡好生斷殺之旨世主信之往往少回其殘忍之習是佛像之有益于當日亦事理所

有也然則君子之排擊異端尤當揆世之理亂彼持論過激豈吾道之幸與夔州李先生者好爲古文辭素損佛又與予同遊雲岡者也遂書一通寄之

竹垞先生此文康熙初年間作自乾隆二十六年雲岡割歸左雲今志中所登詩文自屬左雲以後者不錄明疆域也

中輔記

與高念祖論詩書

朱彝尊

京師苦寒念祖無恙伏承手教再四諄諄以詩律下問念祖年齊於僕而謙以自牧若此又處客途窮乏之時饑寒奔走無一足以動其心惟風雅之是務是豈當世之士所能冀及者故輒陳萬一之得於左右惟高明擇之僕之於詩非有良師執友爲之指誨也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四六

蓋嘗反覆求之其始若瞽之無相俛俛乎墜於淵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後古人若引我於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幾其遇之矣書曰詩言志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歡愉悲憤之思感於中發之爲詩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詩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於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之君子誦之世治之汗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見故不學者比之牆面學者斯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蓋詩之爲教如此魏晉而下指詩爲緣情之作專以綺靡爲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遺惡在其爲詩也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畧於言

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論者或詆其時非天寶事異唐代而強效子美之憂時嗟乎武宗之時何時哉使二子安於耽樂而不知憂患則其詩雖不作可也今世之爲詩者或漫無所感於中惟用之往來酬酢之際僕嘗病之以爲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雅其長篇排律聲愈高而曲愈下辭未終而意已盡四始六義闕焉而猶謂之詩此則僕之所不識也而念祖以未能工此爲慮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爲述祖德詩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四七

諷詠數過深有合乎古人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義此非有本者不能爲也而又謙以自牧無一足以動其心其進於古也不難耳僕自至大同未嘗爲詩辱索新詩無以報命謹錄雜文六首冀念祖教其不及幸甚幸甚廣平之行何日與念祖同舟而來中忽相失不禁悵悵也

雲鎮經費錄序

胡文燦

國家經費一書監觀前代斟酌官民允矣一王定裁

昭代之平準書也前守王君永命刻雲鎮經費錄議一冊已不啻縷縷言之矣然詳均徭而不開厥土厥賦議者謂挂此漏彼未盡欵曲嚴職掌者細加攷覈務使悉飭精詳永爲遵守余不敏實領

郡事敢憚煩會計不奉若令甲乎周禮大臣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譬人身血脉令之融液貫輸無底痞癥以殄厥病後世魏悝盡地病在田膠東僞增病在戶三征並用民斯病矣二十取一如病國何上下交相病而凋劫疲癯之害究有不可言者大司農所以芻芻焉費幾許心力準諸量入爲出而師其意於賦役全書余承是亟偕心計吏條分縷晰額究畫一總計一府中所屬州縣屯衛土田人丁除已準拋荒外見在之田與見田之賦若干已經審編定見在之丁與見丁之銀若干又計一府中所屬官俸吏糈祭飭賓饗各項雜費若干炤其數以經畫俾缺者補之則者截之長短者挹注之卽未能舉鞭運籌泉流地上亦庶幾仰副責成至意通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吳

痞塞而起凋做國杼衿肘之患民免皮毛之嗟乃知部計老成謀國擘畫遠而顧慮周也說者曰錢穀一計吏事無庸是鼠尾更漏甚嗚呼積貯係天下大命賈生非庸論也况在定鼎垂治之初天子方綜覈名實數問歲登耗寧得等之米鹽零碎云昔李贊皇元和國計簿必以田賦爲第一議范蜀公蘇文忠公兄弟終日講究役法所慮忽焉而不詳豈謂詳焉而過慮乎故曰告司馬君實正自不得不言之多也

建鎮署資事堂碑記

俞益謨

古今人之營家者莫亟於作室莫重於作室而亦莫大於作室以其安宅也世守也前人之所式憑而依後人之所觀感而起者也

若官舍則不然。蓬廬也。傳舍也。作者曰：吾居也乎哉？吾美耶？居者曰：吾守也乎哉？吾備耶？蠅營狗苟，忠孝之大防，置不問矣。計其心，不過曰：作室傷財，何必令後人之笑吾拙而不知朝廷之高爵厚祿，非斤斤爲充私橐，養私人地也。况乎一日之因循，卽以開百年之廢弛一事之苟簡，實以滋百務之叢脞。此際之設身處地，不當記其費而當問厥心矣。丁丑二月朔七日，余拜。

命任大同鎮事。禮篆入內正堂後，不十尺卽至內室，湫促特甚。二堂立之於東偏，余以謂地勢使然耳。居二日，徐觀於後，見有隙地，修四十武，濶亦如之。余悵然曰：前人之不善作也，豈有待於善成者與？徘徊四視，見頽垣之下一碣，巍然上鐫此處宜建立樓房五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四九

間爲主以俟後之同心者。朗朗十八字，乃勇畧將軍趙公前視鎮事時所遺也。余矍然起，敬喜與心符，然則勇畧之所謂同心者，豈待余與豈待余與夫勇畧忠孝人也。其視事時大訟牽連，調繁迫疾，不暇辦此而猶立碣識之，其止言爲主者，隱文也。亦深心也。主則必有所輔從，可推矣。主則必有所事，更可推矣。余亟圖經營，適大中丞倭公過，余射飲之，暇散步其地，因語余曰：勇畧有心，君雅成之，吾能勸之。爰以久廢公廨一區，見助余因，砌後樓五間，旁砌陪樓各三間，而爲內室。樓之東，體古制，左祖之義，砌一饗先祠，以祀祖宗。祠之東，樓之西，蓋立陪房，各無遺缺。家人嘻嗃曰：世業也。與哉。而貝美耶？余曰：五倫莫大於君親，雖五日京兆，豈可置忠孝

於不講也惜私囊不整公署慢君事也不忠孰甚圖安居不及祖
先褻親祀也不孝孰甚卽居非所據而大典煌煌炳如星日其敢
屑越余以勇畧之心爲心烏知繼之君子不以余心爲心與卽曰
遷廬傳舍未必其盡載木主也爲位而奠禮有明訓紙座木牌獨
不可愾懷如在也哉苟非然者一日忘親知必忘君移孝作忠之
訓古今諒有同心也是役也謀始於康熙丁丑四月之十六日告
成於是歲八月之吉日書曰肯堂肯構詩曰秩秩斯下若備美焉
余亦不敢侈厥功第昔之君子如喜雨亭凝暉閣洛陽園諸所建
豎各有深心爰顏其額曰資事堂其亦體資父事君之義而公諸
同志也與是爲記

在勇烈詩集序

陳宏謀

余於乾隆戊辰再撫秦中聞數月前固原有兵譟之事固原爲提
督駐劄地將領備弁重兵雲集何以有此詢其釁由俱曰提帥調
度失宜兵心不靖變起夜半城外已被焚掠四城半爲所陷商民
震恐勢同燎原而奮力勦撲則賴遊擊任公親率麾下兵數十出
而迎擊於馬上刃悍卒十餘人號召連追仰仗

聖主聲靈遠播逆勢乃却攻撫兼施全城以定余以內地額兵敢
有此不逞之徒抗拒戎行幸有任公身任其事奮擊於前安撫於
後任公之勇畧過人誠將領中不可多得者推其知勇於以制伏
外敵豈非干城上選緩急可恃者乎未幾金川土酋不法

天師聲討公方入

覲在都急請從戎

天子嘉其前勞鼓其後效擢鎮川東卽令馳赴軍營公感激殊恩誓以死報力攻險要手勦巖礪大功垂成而中創要害力不能支猶復奮起刃賊百餘

天子聞而憫之厚加優恤賜廕其子公奮不顧身爲赤忠報國之臣而

聖主卽以此示優獎忠義之鉅典也公樞歸過西安余出郊迎而哭之奠於靈輜嗚呼公之見義勇爲見危授命古稱名臣不過如此均已上徹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五十一

宸衷遠近將帥文武諸臣亦無不咨嗟歎賞以爲難能公可以不愧可以不朽矣今余官京師公之長子承恩任福建遊擊次子承緒任京營守備恭錄

論祭碑文及昭忠祠傳並哀公詩文遺墨彙爲一集將以授梓持以見余余閱之益知公之忠義本於性生其於用兵禦敵之道亦已講求有素居家孝友一片血誠悉秉大義重名教一門之內互相勸勉詩句直抒性靈慨當以慷不欲與文人學士爭工拙則今日之奮勇直前以國事爲重而不屑屑於身家之計於所遺文札中可以想見其概所謂節義原於天性勇畧由於學術其信然乎公今往矣而功著旂常名垂後世於公志已無遺憾公子二人皆

具有用才守忠孝之家訓爲國宣猷以酬先志余固有厚望焉

贈提督任勇烈公神道碑記

袁枚

山西出將應運生祈父之才巴蜀從軍從古落大星之地故知玉
粲之瑟其琛猛也沉檀之貴其香焚也苟推轂於凶門必立僅於
天下乃若兩軍未愍方交河曲之緩三鼓不上竟墓宜陽之郭勦
勦將軍今得之勇烈公矣公姓任名舉字漢冲大同人也毅而能
擾剛而不敵受風后之金法作楊公之鐵星年十七應募爲兵均
服振振勇可習也戎容暨暨望之威如中雍正二年進士選陝西
栢林守備征巴里坤有功調寧夏都司上游嘉之擢固原遊擊會
提督標童文耀等作亂半夜寥狼一軍踰籍諸將征公者伏僕邀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五三

者逃公手持威械馬東殷繒解刀授妻登樓發鑿越王園土闔門
不辱之心子反乘堙扞衛侯遮之義賊有攀垣上者公斬而擲之
頭墜半空膽落羣醜寇來不上我武維揚追其奔逸提兵巷戰以
五十健兒當百千虓虎立當前疾呼彼下風子產尸盜成列而行
葉公赴難免胄而進卒能嚴關鐵牡解散銀刀城中被掠哭聲殷
天公下令曰掠民財者許昏夜投繳過限者誅契箭一傳革言三
就爭還趙壁暗歸楚弓當燒掇焚杆之餘爲翔旂雲輶之取雖地
名回洛刀號定秦不是過也固原平

天子召見曰爾才大可用惜朕知之晚也命王常之位與諸將離
席許摩訶之寢置鴟尾養威虎將名馳

龍光寵大會金川苗反

天子詢以方畧卽擢西鳳協副將馳驛赴營尋遷重慶總兵當是時總督張廣泗與經畧訥親不相中也公柴立無阿危事不齒陳運糧之累作益兵之請當事者銜之命攻昔嶺拔山而進公望昔嶺險絕惟迤南一溝可通苗卡乃命別將佯言攻嶺而身率精兵從僂道入方誓蒼兕以渡河忽輟雲梯而下宋人非著趨肉是飛仙驚柴紹之壁龍橫行七跡信敖曹之地虎雄入九軍奪取其卡賊大懼復築色兒力城壘石而守公分兵從木達不多兩山攻之烏權鳥絕白羽盡飛然離賊巢刮耳崖已三十里矣公請以步步圍城法蹙之不半月苗可巨平經畧不許尅期命進公明知道遁甲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五三

孤虛開山有日龍頭天皂冒險無功而業已卜戰龜焦還營路斷遂攀梁麗而上果受飛礮之災乃北向叩頭曰臣今以死報國矣薨年四十有六嗚呼痛哉酸棗壇高臧洪首歃菴孤旗拔考叔先登方期爨翫蜻蛉仆碑而進豈料蒼梧南越一奮而亡國有人焉誰之咎也然而公始則霽雲斷指繼乃公孫洞胸小白未僵大黃猶射父典韋臨危之戟橫貫數人衝張遼已出之圍再呼殘卒淺色黃衫蓋棺之衣早備元纁新篋歸元之面如生可以謂之勇矣可以謂之烈矣事聞

天子賜諡加提督銜祀昭忠廟廕其子卹其家公之恩禮世盡榮之公之苦心世未諒之今夫將擊卑飛者蒼鷹也十步九計者老

將也死綏者節之小活國者忠之大不偶者命之隻養威者器之
宏以故或置兩驂於左拒或帥七覆于敖前罕羗易馴營平違詔
邯鄲難下武安不行公雖氣湧如山亦識垂堂有戒肯捨不訾之
身作鹵莽之報哉而無如二憾方搆十全無術甘凌鬪忿盾舞難
分渾濬爭功風利不泊哥舒受逼慟哭出關周處無援孤軍殉節
古英雄之人處元屯之地急繕其怒授命如毛成人慷慨之場不
死無名之所直以瞑目畢見天之志茹劍有含飴之甘豈徒沾沾
然冀高國於生前卜鼓吹於死後而已耶在易象曰困君子以致
命遂志勇烈公有焉初公以川兵惟怯紀律不嚴乃酌變鴻章廣
招梟俊曲轅轡服增羅門狗附之防扈帶鮫函有火正壇丁之號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五十四

帶其斷作三日之徇傳其弓作一軍之觀故能九攻九下兵如刺
蜚三遂三郊士無縮甲及公之亡也山河子弟猶張呂氏之旗百
保鮮卑空喂房公之馬坡驚鳳落地慘彭亡觀黑彌以夢將軍騎
赤牛而思都尉其能無勞面生哀守陣盡哭也哉公重仁襲義辭
隆就窳校尉高官雖屯戍已袁安故綏不具丙丁至於熟左氏相
斫之書通呂蒙嚙語之易執筆如上馬磨盾卽賦詩則又蓋臣之
雅懷介夫之餘事也長子承恩年八歲

天子卽名見擢侍衛次子承緒亦補京營守備以某年月日葬公
於城東水泊寺之賜塋三夫人祔焉日中而窆機合而封元甲負
土黃封瀆祭固知廬山九仞難銘上將之功石馬千年尚作勤王

之狀銘曰人誰不死鬼獨稱雄一日碧血千年白虹任公挺生熊
姿豹狀兩目耿耿凌烟閣上初掃鴟蒼長鯨息浪再討駒支崆峒
劍傍坎旣入險乾難用壯克敵致果與尸歸葬事聞于
朝璽書悽愴司勳銘功太常繪像幣純四狝銘旌三丈
聖王之恩忠臣之樣

二峩草堂學藁愚藁序

吳錫麒

力有莫能窮者學性有不可及者愚而論詩者往往標詡別才揆
張慧業於是空疎之習佻巧之風二者交譏焉夫風雅之旨剖判
甚微神妙於虛而詣微諸賢果學而不溺於學斯鳶魚之趣通之
矣惟愚而善用其愚則金石之誠托之矣吾友畏齋都督胸朗如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五十五

月情高若雲經史之腴更甘於說士文章之勝亦決於用兵嘗授
予詩而讀之見其清益求真華不入靡矯然而跨俗鏗爾而奏奇
旌旗自新壁壘彌古我來我往征夫楊柳之思潮游湖涸君子兼
葭之慕業已臻於作者源必究乎風人顧以學藁愚藁爲名者其
自謙乎抑自警乎今夫繁弱在御隳括非一朝之功懸黎劔珍緹
革有再重之襲是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含章之貞由乎約守以
畏齋澄觀萬變靜閱千帆備獲興觀之資何嫌敦厚之失卽此文
成翻水氣足移山魚鳥引伸風雲號召固知齊王之千蹠喻之匪
奢柳侯之八詩證之無辱也已當昔海氛醜虜寇跡橫行提孤旅
而截鯨波振先聲而寒賊膽耿秉能明要誓陣乃立成杜預早定

處分軍如飛渡出破冢而無恙卽焦原而不辭不怵於死生不計
乎利鈍是守其學也卽効其愚也而其學與愚又何如哉宜其根
柢繁深枝葉峻茂一集之內各露其菁華一篇之中如聞其咏嘆
或志存山水而雄宕傳之或耳聽鼓鼙而幽閒出之早知學問迥
異半袁如此甲兵足當一范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詩之失
愚今畏齋積學而愈進乎學非愚而自惕以愚風雅口深性情日
摯以宣臣力以繼家聲六月教忠皇華教孝今之詩人猶古之詩
人也

任畏齋都督詩序

法式善

都督任君謝世已五年其友人湖口周駕堂侍御爲校其遺詩二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五十六

卷梓而行之屬余序余受而卒業焉嗚呼君豈得僅以詩人目之
哉詩之傳亦豈君之心哉而其詩竟傳而世竟以詩人目君憶君
再出爲巡捕營叅將始相識握手作質語無酬酢氣而忠誠懇款
固有人人所不能逮者偶論詩則謙遜不遑自言姿性拙鈍廢學
又久倥傯戎馬間精力半竭惟隕越是虞苟溺情翰墨如職守何
且恐其喪志也余心領之服其論甚正遂不強之爲詩一日招余
偕洪稚存何蘭士騎馬遊西山憩蒼雪庵流覽眺望擬爲紀事詩
君下筆立就余三人皆擱筆始知君之詩蓋工且速如此君晚年
屢以似續爲念特以受

朝廷恩重不敢不効馳驅居閒蒔花藝竹蕭然儒素見者莫識其

爲百戰將軍也其詩自訂爲學稿爲愚稿學則以聖賢爲歸聖賢之外無學也愚則以忠孝爲事忠孝之至皆愚也夫詩以言志都督之志其庶幾畧見於茲編也歟

書任畏齋都督詩集後

蔣攸銛

歐陽永叔云詩窮而後工此固確論然亦爲梅聖俞言也詩以道性情情之所鍾與境之所歷自然流露不相謀而適相肖若強爲附會於巖耕溪釣時作金華殿中語或皇華四牡而黯然傷別慨當以慷皆非其真性情卽未可以言詩銛於畏齋都督爲內姪聳其奉教也在公躡而復起之後暇時過從得觀著作有輕裘緩帶之風無劍拔弩張之態洵所謂情與境合而思力又足以相副者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五七

猶憶一日侍坐勗以居官之要曰人要多事必至廢事惟肯辦事乃能息事不諱己之短而其短自少能用人之長而其長始多旨哉言乎此其抱負固不當以詩人目之又豈僅於儒將中求之耶今遺編具在而公已下世數年余不才何足以跋公詩謹錄向之書紳者以永不忘且以誌西州之痛云

書任畏齋詩集後

翁方綱

大集襟抱灑落骨韻高寒竭兩晝細讀一過旣虛懷下問輒敢僭妄二冊內凡有稍涉應酬及稍著色相或格調未能穩密者皆擬從刪蓋此事原以抒寫真性情不在乎多存也所存者四百九十餘首穀人一序亦足以傳神矣丙辰三月十六日識

節孝解淑人旌冊跋

楊得

庚午八月蔚州路守戎任子昌壽以其從祖母解淑人旌冊郵示
余余受而讀之不知其涕之何從也淑人爲亡友叔卿德配叔卿
與余幼同學性慷慨好義事母尤孝鄉人皆稱之以門功授京營
千總晉南營遊擊其歿也以救焚故被重傷遂不起距今四十餘
年矣余嘗慨叔卿之亡追念兒時嬉遊徵逐恒鬱鬱不去懷夫使
以叔卿之才天假之年康強壽考繼勇烈畏齋之志以益光大其
門而淑人亦雍容象服佐夫子理內政以至於今則豈非天之所
以報施忠孝者哉乃阨之不盡其用而又艱淑人之遇於數十年
以成其節斯亦任氏之不幸矣雖然任氏自勇烈以忠著畏齋以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五

儒雅聞叔卿之死雖非効命疆場而烈得比於王事則亦可謂之
忠今淑人以冰霜之節復邀烏頭雙闕之褒是忠節萃於一門叔
卿有知宜含笑於地下耳淑人行實俱載題冊及家乘不復贅余
重悲叔卿之早謝而猶幸及見淑人之
旌也爰拭淚而書其後

創建三元宮碑記

馮雲驤

六經有所不及訓五禮有所未及施而神道之教視之無形聽之
無聲而每炫爲奇異駭人心目直使天下之愚夫愚婦善者有所
勸而興起惡者有所怖而不敢爲非佐典法之所未及輔懲戒之
所不逮固非漫然已也鎮城東關有三官廟具鐵像三尊相傳河

水湧出由來舊矣姜逆變後毀宇化爲瓦礫十年於茲黃冠賀子
移三像於廢廣府樓而日爲唄誦玉皇真經於其上所獲資斧盡
爲修飾之費年來復建廡對殿及鐘鼓樓碑樓屹然鉅觀也三官
相傳爲唐德宗時人至今千餘年廟祀遍天下意其雲臺響應主
宰三百六十之化其功德豈淺鮮哉獨怪夫水之爲性不流束薪
之微弱何爲駕金鐵而來茲土又何爲以數百鈞之金像能駕悠
揚之水以出世而又不免於干戈之摧殘必俟十餘年後賀道人
支天軸地之手而後妥其靈又何爲帝子之壯業礪山帶河一旦
而爲棲神放鶴之地天下事有不可先傳者乃如此且賀道人者
不知其所從來蠟口冰心芒鞋布衲鍊石補天寂然不動其亦雪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五九

後登峩嶷峯冬月獻牡丹花之流亞與余旣駭其事之奇而又美
其成功之易遂爲之記

養泉記

傅修

治西南四十里有口泉焉其源出於鳳山之峪匯爲池鳳山者卽
誌所謂坤雲山也青葱秀麗下與池水相映池方廣僅三四尺晶
瑩而澄澈清可見底不涸不溢望若止水而餘流屈曲漸行數十
武逶迤而下鏘然有聲東北注煙嶺諸邨又北注武川水其外皆
平疇綠野資以灌溉邑稱衍沃鄉之民蓋重賴云余奉調雲中於
茲六年矣自慚德薄無以副

朝廷牧養斯民之責幸雨暘時若而川泉之美又足以潤地脉而

補民力之窮因歎造物者之設施于吾邑爲獨厚也今年春小旱
焦勞夙夜方竊憂之適以公事道出西南而麥隴青青一望無際
水禽飛拍時上下於綠雲紅樹間又歎吾邑之幸有斯泉不獨補
民力之窮而兼以補吏治之拙也誌稱泉之上舊有亭久已蕪廢
年來土人相與神之而題其額曰潛龍余曰嘻此何可哉乾之初
九曰潛龍勿用其象傳云遯世無悶龍德而隱者也方今

聖人作而萬物覩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奚所取於遯世云者且大
易言寒泉之食其象傳則曰井養不窮言山下出泉其象傳則曰
蒙以養正夫降膏露出醴泉使吾民無旱魃之災者天地之所以
養民也海隅向化兵革不興使吾民得優游于耕鑿之天者帝王
之所以養民也若夫戒之董之培養而植立之使無負爲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六

聖世之民而長享夫天地自然之利者則守土者之事矣爲吾民
者鑒斯泉之甘也當思有以養其和鑒斯泉之清也當思有以養
其廉鑒斯泉之浩乎莫禦也則慨然有忠君愛國之念而有以養
其義勇其或臨池洒翰歌詠太平如泉之噴珠而濺玉也則有以
頌養其華國之才此蒙養之義所以通諸井養也然則余之所屬
望於民者豈惟是年豐人樂區區八口之養乎哉其卽以是爲養
泉俾永誌余言於勿諉爾鄉人欣然謝曰吾儕小人今始知養之
爲義大也而今而後見茲泉者如見我公之德焉咸願鑄之金石
遂次其說以貽之并捐俸建亭追舊制也

按養泉水西南流入
泉乾記謂注武川誤

創建河神廟碑記

傅修

夫工作之興有創有因其成也有衆有獨因而出於衆者事成則揭其興廢之由捐輸之自勒諸石以遺後有示勸之義焉若創而出於獨則其責固然無所爲勸也况建廟所以妥神而必勒石以遺後者何明素志也今河神廟之建創也余所獨也事成而表以石則余之素志在是耳余前宰山陰其地有桑乾之水巨浸也夏雨秋潦奔徙無常率爲民病戊戌量移大同見東關玉河水勢與桑乾埒而附近城垣尤患逼隘蓋一郡之休咎關焉余思名山大川必有神焉主之而其氣常與人爲感通吾竭誠敬以事之將必有格於幽冥者歆吾祀而虐吾人神不爲也在山陰時卽欲廟祀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十一

河伯以邀庇其民而匆匆未暇今至此其容已乎辛丑三月相地於河西旣除旣治建正殿三楹輔以兩廡環以繚垣匝月告成悉出已貲而不動衆又爲之置官田若干畝余之素志於是乎始伸矣且余聞之士人神舊有廟基址亦在河西今之流水處也蓋前之日廟存而河安於東其去城也遠後之日廟毀而河趨於西其去城也近廟之存亡豈細故哉自今以往守土者歲修祀事庶幾邀靈河伯使河流復歸故道永無逼噬之患斯則余創之之意而繼此者其亦因所因而相勸於無窮乎旣誌其事因並列租地於左

重修縣學碑記

虔禮寶

大同北懸關外扼飛狐鴈門之口習俗尚武寡文自秦漢以來固已然矣及後魏建西京立國學則人才亦斌斌輩出前明迄爲重鎮人物科第之盛埒關南郡縣有學始於萬厯三年先是與府同學巡道馮子履相地別建後三十年邑令孫體元鑿泮池建奎樓國朝初年大司馬馬公重修後率二十餘年一修治見於碑碣蓋關北地寒多砂礮故頻治虔禮寶以去歲由高平來涖茲土距乾隆六年邑令李柏謙修學已三十年矣仰視殿廡將圯壞風雨不飭怒然將事若疾於心爰出俸興修邑之紳士悅而來會飲金四百其不足者令益之以三十七年四月八日治工百日乃竣凡材木瓦甃丹雘之事工役之稍食爲金六百有六十不請帑不徵歛

宮牆以內傾者立之欹者正之朽者易之漶漫者丹雘之爛然改觀人文其兆董是役者教諭郎君克謙實盡勸相焉旣成釋菜於廟乃揖衆而進之曰昔在帝舜察於人倫命司徒契敬敷五教夫子慮後世之失其傳而趨出於異端也乃刪定六經以正萬世之人心而教之學學也者學爲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也盡其道則爲聖而反是則不得爲人聖人之謂集大成而諸生講習討論之地則曰明倫之堂明倫者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燦著於六經而實燦著於人人自爲之心此夫子所以爲萬世宗而天下之所以立學而廟享者也廟之不修有司之責也諸生今與令共成之矣明倫之學士之責也令願與諸生共成之且厯代

邊陲今居庭戶士變其武健之習方莘莘然奮志於文教此
國家深仁厚澤漸摩涵煦之所爲有司欲宣恩德明教化敢不益
舉其職稱

朝廷立學明倫之指與皆曰善請書爲記且告來者也

重修縣內署碑記

虔禮寶

余少讀史傳晏子宅惟近市蕭相居不治垣未嘗不嘆古人規模
宏遠不屑屑于居處爲也况仕路遷徙無常所謂明年又在何處
者乎辛卯春三月自長平調任是邑衙署自堂至廨又側房耳屋
毋庸修治惟內署傾圮過甚日則雲影天光夜則銀河列宿皎然
於殘椽敗瓦間將聽之則勢儼然不可終日欲更新之又重違古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三

人隨遇而安之義用是輾轉于心莫能自決旣而思之孟子有言
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立且不可况棲息乎於是棟楹椽桷之
朽折者更之蓋瓦級甃之破缺者易之基壤之窪下洿濕者增益
之基東北地缺尋尺近署居民願補以閒壤復倍償其值以受之
無侈前制無傷民力土木甃石之價各工工值車驢運夫之資一
儉民間僱值親爲日給不使吾民胼胝之餘更受吏僕朘削之苦
是役也經始于五月初旬落成于七月下澣爲門一爲廳五爲東
西廡各三爲西軒亦三功旣竣復築以亭題曰補取近思之意也
獨是恒安閭閻撲地茅檐蔀屋如斯署之不堪棲息者恐復不少
職在牧民更余懷所切切者

捐輸助賑碑記

文光

雲中爲邊陲重地人烟湊集戶口殷繁客夏雨暘弗若歲偶不登
余守此郡七年矣素知地多沙磧民鮮蓋藏當此饑饉之時不忍
民之羅斯厄也願請大憲據情入告仰蒙

皇恩軫念民依賜金發帑先加撫卹繼以正賑又復特降

恩膏展賑一月以助春耕由是窮鄉僻壤普被均霑斯民之託怙
冒而慶盈寧者道路相望也惟在城待哺者多仍恐一夫失所致
玷官司余與首令桐城吳公勸諭紳士量力捐輸罔不踴躍從事
自數石以至百石不等於在城設立粥廠擇紳士耆老公正者司
其事而吏胥不與焉自客夏迄今十閱月人獲飽煖積困重甦存
活數千計是役也余第與吳公廣宣德意敬體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六十四

皇仁而紳士等之急公慕義樂善好施實不可不垂示將來傳諸
後世郡人請勒石以紀其事余從之爲弁數言上以誌

聖天子興發補助之仁下以表都人士睦婣任卹之誼云爾

瘞埋屍骸碑記

屈朝品

萬彙所最重者死生百感所甚憐者骸骨語云所重民食喪祭又
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是億兆之死生實政治所攸關而尤
爲父母斯民者目所不忍睹耳所不忍聞者也雲郡乾隆丁未歲
荒繼以戊申癘疫民之死於溝壑者夥矣太守文公與署篆邑侯
吳公孫公籌畫捐助多爲設廠施米給粥活人已不下數萬也顧

生者雖云小康而尤悲其死者橫屍顛倒臭傳癘疫因捐清俸命
米廩董事人公爲料理而專其責惟耆老張仰賢夙夜勤慎躬自
蹈之舉城內城外之遺骸悉埋義地於是死者旣無憾於暴露而
生者亦免於瘟疫焉夫造物所以生生不已王治所以推此心而
加彼者祇此不忍之心耳而能體此心以爲心者非仁人君子賢
豪莫屬也太守文公秉心慈祥來守是邦率以和平爲治而值茲
荒歲其曲爲民計者務使養生喪死無遺憾而後已迺不忍之心
默體穹蒼廣施朔漠政不徒效古人澤及一二枯骨者已也品恭
紀此事刻銘於石俾後之覽斯碑者同此不忍誠能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事微論在官在邑俱可澤濟蒸黎生順死安無復
遺憾何莫非虔奉上帝陰隲下民與仰承
聖天子撫綏蒼生之至意也乎

重修府文廟碑記

陳嵩慶

嘗聞國建學而教爲先師道立則善人多蓋學宮之設所以尊師
重儒正人心而維風俗也粵稽五帝成均尚已三代以來庠序教
興凡以砥德礪材興化善俗匪今斯今振古如茲然則美富煥於
宮牆華實光於俎豆崇先師而尊禮祀溯自漢唐迄宋元明徽號
益隆儀章益盛奠乎尚哉茂以加矣雲中四塞之地有明爲神京
翊衛邊徼要衝席遼金之故基振鼓鐘於未墜屬以疆事孔棘郡
數被兵文物聲明闕如弗講我

國家累

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車書南北侯尉東西昔之擐甲防秋傳烽列戍皆彬彬乎沐鸞旂之澤潤芹藻之色矣海內清平垂二百年學校如林人文蔚起矧茲股肱右郡尤近隸辟雍海流道德之富者耶雲之學宮興葺多年風剝雨蝕以漸傾圯太守長白富公下車以來政通人和百廢具興朔望瞻拜先師仰觀廟貌怒焉憂之適郡人亦以是役爲請乃遂首捐廉俸若干緡會南豐劉君以名進士移宰茲土偕雲屬僚吏及一廳二州七縣人士之力鳩工庀材助成斯舉甃甃端好楹桷聿新金碧丹青穆以華麗蓋經始於嘉慶二十年三月之吉迨是年九月於事而竣余先以試事行郡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六

肅拜墀廡太守爲余言斯舉之巔末而請記於余余惟郡學之設始於文公當其起學宮於成都一時經明行飭比於齊魯沿及後世忠孝嚴行之教引伸弗替厥功偉哉宋時學者競尚詞賦而經義治事二齋創於胡安定一時人士蓄道德厲賢才莫不津梁萬物以敦實用然則立教之道非徒呻佔畢多訊言已也必將敦崇踐履明體達用秀者勉爲醇儒樸者期於寡過有德有造求無詭於聖人之道而後已方今

聖治熏蒸文風翔洽樂超英漢禮邁仁周雲雖古武勁之地其漸被於文思之化變動而光明匪朝伊夕太守蒞此郡亦越有年蓄道懋德崇本黜浮所以興賢勸學講明而切究之疊疊不倦余進

諸生而試之其翹異者亦時茗發而穎豎玉潤而金聲又嘗陳詩
觀風其民抱慤懷忠猶有陶唐氏之遺焉翼翼濟濟同履法度所
謂觀感而作興之者其來有自嘗考古循良化民成俗無不尊聖
重學漢翟醜感順帝而修黌序宋子尚輔世祖而起古學故古人
立學塗費旣畢必用幣以告成祭菜之常亦皮弁以示敬是以大
人舉事終始必慎然後知其德之備焉太守重興斯舉廟廡一新
真能以古治治雲雲之民亦將被澤詩書束身圭璧以庶幾於
聖天子昌明正學之訓又學使者所樂與相觀厥成者也是爲記

重修太寧觀碑記

張儲

歲元黜閹茂秋治西太寧觀工成鳩工紳士將紀年月於石乞余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六七

言余以爲工作之興有創有因其成也有獨有衆創而成於獨者
事竣則勒石以遺後誌始也若因而出於衆則其來有由無所謂
始也而必舉其興廢揭其捐輸勒諸石以遺後者何將以示勸也
按觀舊名湛然壇有九真堂創始於遼明洪武初改爲縣治十年
復爲三清宮旋更今名置道紀司成化迄崇正間屢修之卒燬於
兵

國朝順治十八年道士徐和泰募修見教授馮雲驤記距今百四
十年風雨剝蝕廟貌頽殘幾爲瓦礫之場余庚申春調任斯土展
謁之次心甚愴然繼因夏初苦旱卜禱於茲隨感卽應心益異之
謂斯觀之興焉前之人不惜聚沙成塔而創之祀之歷四百餘年

之久而其間復屢修之仍舊不敢廢良非無意其有功德於民者
與祀之能捍災禦患則祀之茲既旱禱輒應不得謂無禱於吾民
况名沿太寧宮祀三清其有取於天地清寧太階符應億萬年長
此清平之世也明矣顧乃聽其頹敗銷沉而不爲之修葺吾知人
有同感必不至是果爾未匝月邑中之首善數人書引募勸擊鉢
者不憚沿門輸金者咸來布地一時鳩工庀材傾圮者興之腐朽
者易之缺畧者增之殿宇崇巖規模宏敞又旁修聖母廟及觀前
牌坊樂樓心誠役勤經始於嘉慶庚申夏初落成於壬戌夏五噫
嘻是役也計時則兩歲有奇計費則千金凡八洵工之難成而易
怠者也而一唱百和遂使幾經廢敗之宇煥然改觀固神之靈與
抑亦人之力也且天下善量至廣有其興之莫或廢之明乎此者
皆可因其所因而相勸於無窮也寧獨斯觀也哉余故樂書之以
紀其事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六

續著家譜序

何士璉

夫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國之有史載政事家之有譜續世系
其事一也推譜之義又籍錄也籍者何彙而成籍以示後世傳也
錄者何錄其人之生平行誼俾後人知某也德某也才某也文學
優裕某也碌碌無奇使世世子孫興其世德作求無自立辟之恩
也故用取諸譜吾族系出江南滁州自始祖景昇明初以軍功封
百戶於太原後移駐威遠衛至四世祖通因團練大同卽家焉是

爲通之始祖也六世祖憑槐公續續釐然載紀甚詳刊刻成帙家
家世守迨李闖之亂吾門仗劍不阿屠戮幾盡繼之姜逆而族之
家居者靡有子遺矣其家譜宗器蕩無存焉幸有仕宦他省得免
其難者大字輩僅有二司寇公與先曾王父曰正公維字輩僅存
五人此皇天眷佑不忍何氏之盡絕也曾王父慟家乘散軼世次
失考遂告致旋里以所記憶復敘譜畧直書其人之生平行誼其
於未詳者則以失名早卒書之厯今又三世矣璉因先曾王父之
遺意于其後之未入譜者亦直如其人之生平行誼而續著之非
敢妄爲品評也迺恪遵先人之成法云爾嘗見他姓族譜不過書
其名某字某及其官爵列其世次已耳而先曾王父敘譜畧本籍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卷十九

錄之義紀其人之生平行誼亦冀後之子孫凜凜自愛爭相爲善
知月旦之評不獨難逃國人之公論而褒刺之加亦且難免身後
之筆削也不猶國之有史以爲鑑於千百世哉璉是以踵其遺意
續而成稿商質於佩義美之兩弟咸以爲可退而成籍璉又有思
焉譜第以譜本宗也戚族不與如母氏之族及己之女兄弟于歸
於某族某人雖甚愚未有並此不知者但自古同氏而不同族
者甚多倘不一一載於譜內世遠年湮或彼此之遷徙無定以及
貧富不等往來稀疎氏族不免遺忘姻婭何由聯屬亦非親親之
誼也今亦以細字詳註於本名之下曰妻某氏某公之第幾女生
女幾長適某人之第幾子名某次適某人之第幾子名某俾後人

見之不忘如親之誼豈不甚善其代遠者不妄贅謹自維字輩紀
之後之繼余而續斯譜者希以直道爲心勿過揚其美勿故播其
惡以無失先曾王父之本意至持身睦族須念一本而分勿以小
嫌致怨而猜忌相萌勿得手足參商而骨肉相畔無忘先曾王父
矚望後人之遺命是我所深幸焉

柳泉長生蘋記

葉紹本

凡物之不恒有者皆足爲瑞如連理之禾九莖之芝是已蓋宇宙
祥和之氣遇物而鍾而官其地者果有仁心仁聞澤被生民則亦
如甘露黃龍皆可以神其感名理固然也三晉地多沍寒生物鮮
植而獨晉祠之長生蘋冬夏不凋晉之人每豔稱之然懸甕之山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七

靈源所出其物產之異於他泉也固無足怪乃道光丙戌之冬大
同之柳泉亦徧茁長生蘋翠蘗盈池四時蓂茂前太守今冀寧觀
察幼海王公爲作歌以紀其事而大同明府黎君復請於余載之
公牘使後之作志者有所據依嗚呼君之心亦勤矣夫今之從政
者大率於簿書期會竭蹶不遑至風土之改移生殖之蕃變曾莫
有顧而問者茲蘋生於朔塞苦寒之區風饕雪虐嚴霜早零而獨
能以柔姿脆莖敷榮於清泉碧沼謂非宇宙祥和之氣所鍾毓而
成歟抑余又聞觀察王公曩之治郡也溫慈惠和方駕名杜每詣
泉禱雨輒沛甘澍而今太守崔君邑長黎君皆有神君之譽宜其
順氣成象而休徵見於草木也夫一植物之微而含靈擢秀稟印

太和要非無意者矧雲中爲

神京右輔恭逢

聖天子纘緒承祚

威稜遠愴武功耆定之後綏萬屢豐中外禔福茲頻之生固足徵
盛世嘉祥之應又豈徒一郡一邑已哉是爲記

楊氏譜序

師周官

易曰君子類族辨物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而氏族所繫
賴世譜以掌之因其門地族望爲之辨婚姻而敘銓選故兩晉隋
唐士大夫類以門第相高出唐及宋世譜漸散士大夫始家自爲
譜而其本經術爲文章作於當時而傳於後世者惟廬陵歐陽眉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七

山蘇氏爲最著歐陽譜法以五爲九五世一提九世再提自始祖
下並詳其所出至五世而提則獨詳其本支之所出蓋同宗之中
寓別族之義所謂宗譜也蘇譜以作譜者爲斷而上及高祖高祖
以下詳所出焉高祖以上則不及者以親盡也其法曰凡嫡子而
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
之譜無廢也故崑山歸氏論譜例謂歐蘇兩家小異大同法使人
各自爲譜而各詳其宗故譜大備而可至於無窮愚嘗論蘇譜在
當日爲隘而於今爲宜宋制非三品以上有封爵謚號者不立家
廟廟亦不得上及遠祖宗族渙散非有宗譜幾不知爲誰氏之子
孫故譜在當日爲隘也我

朝孝治天下錫類推恩自崇德元年至乾隆二十九年而
會典定制爲品官家祭之禮自一品至九品皆許立廟以祀其高
曾祖禰庶士庶人雖無廟而聚族多者亦許立始祖廟歲時祭享
以悖宗睦族則凡同一祖祠皆知爲同宗之人婚姻不通慶弔有
事故譜從蘇氏則親親之義明而服制之等一展卷而如見非人
心之大快也乎大同楊氏原籍澤州城西楊於澤州爲著姓明洪
武時禮部侍郎楊大用公傳載明史我

朝康熙初有楊太史仁含先生諱仙枝以丁未進士官翰林檢討
傳載澤志二公皆吾鄉先正崇祀鄉賢其居大同者由楊公楨官
湖南長沙都司與太史同時而年次之蓋楨公之祖始遷也至今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七三

百五十餘年矣嘉慶壬申余司訓大同府學拔萃科楊君雨林以
予世居澤州來訪其先世府第及族人盛衰余道其畧而復爲之
輯侍郎都司二傳旣又持譜謁序余謹舉所聞者陳之以備其裁
擇云爾是爲序

禁白碑窰開窰記

劉斯裕

古者建郡作邑官有署民有宅市有廛罔不礪山帶河相其陰陽
辨其方位因其形勢而卜之者也雲中古阨要地東介居庸南通
雁嶺西連寧朔北瞰長城桑乾遶其前神山擁其後實爲晉省一
大保障我

國家承平以來駐要郡設重鎮文員武職恪守乃位親賢樂利上

下恬然蓋數百餘年於茲矣城郭猶是井疆如故而萬家烟火廬舍參差有不能不資於陶瓦塼埴之用而窳戶張福等遂得肆行己意因利乘便輒於郡外白碑窰地段挖坯燒塼妄爲開掘日侵月削水溢火燃而因以傷殘其地脈者所關非淺鮮矣余承乏茲邑下車後詣紳士咸請禁止以爲大不利於闔郡風水余向不曉於形家言然揆之於理度之以情譬人之一身必肌膚完氣血貫而後無疾痛天札之虞卽在支體不敢毀傷而况於命脈要害之處乎易曰俯以察於地理夫亦猶斯意也余旣親履其地訊厥所由立成判案亟命毀其窳培其缺俾仍復其舊庶於闔郡之居民宅爾宅者有當乎第恐禁令之設久而漸湮後之漁利者將復蹈前轍罔顧地脈罔恤民居其爲害更伊于胡底是又當事者所當禁其已然而防於未然者也謹序其巔末命碣於石以垂不朽俾無後患云爾

雲中新月記

王志滸

從來新月生於初三書曰哉生明註云哉始也生明三日也詩推災度日月三日成魄禮曰月三日而成魄此古今不易之說也余村居無事每午後坐於村西石坪之上可眺渭北一帶遠烟平野雲水迷茫至初三薄暮則遠空月露如線一話間西沉矣粗心人未之見也歲壬午赴雲中二月初二日薄暮抵驛館則新月銜山如窺來客余訝爲出塞得奇觀矣三月二日雲中郡閣又復見之

後以塵事勞勞或值陰翳此事竟已忽之至癸未正月度歲心閒
長空如水又復見之則雲中之月初二必見爲天下所無未經前
人道過實余獨得之奇矣湯雨生都尉博古士也云初二日月名
朏有承大月月生初二之說姑驗之待至二月小建而三月二日
天氣薄霧未見也三月大建四月二日見之如常四月小建五月
二日余待月院中少頃新蟾躍躍如對有心人而許可也可知雲
中之月承小月初二亦見而天下之月雖承大月初二亦無也客
思其故或云雲中地高故見之或云塞外沙漠平遠地無鬱蒸之
氣故見之余亦思之熟矣月之爲物也乾坤靈妙之氣此爲第一
萬古是此一物而無一日守其常態者也侯鯖錄載月如懸弓少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七

雨多風月如偃瓦不求自下可知其變幻不測莫能名狀按說文
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朒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此月之變態亦
偶有之而非若雲中新月初二必見待予得之此奇緣也周濂溪
夫子春陵人也悟太極之理於月岩先君子曾攝是州刺史余得
遊之石崖一洞緣級而登擡頭見洞頂纖月微明漸登漸大至洞
頂如三五夜之圓闔矣由洞後而出退一步月缺一分至洞門無
矣濂溪夫子於象形之處參透靈機我輩對此真月奇觀而猶茫
不解其所以何古今人相越之遠耶然余能創前人所未發亦可
謂之老眼無花矣白香山詩云獸形雲不一弓勢月初三徐鉉詩
云花枝似雪春雖半桂魄如眉月始三烏知有初二之月乎余雁

門詩云眼界高岑讓後賢得此新月益可以自信矣

重葺河神廟並建傅公祠壁記

崔允昭

雲中古無河神廟郡城東玉河水之東北來漲溜冲突由郭郭直奔城垣爲患頗巨乾隆年間吾師海陽壬午科舉人傅棻猗先生宰山陰調任大同創建神廟水得所主順軌息波神之佑公之力也憶自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予入庠時先生卽膺卓薦奉

特旨由大同令擢直隸磁州牧予大名鄉居距磁不滿百里時肄業州書院得蒙先生知遇於年終散館召入署伴公子曉山進士讀飲食教誨者三年不倦後先生遷任他所予亦以副貢入成均肄業留京師考取教習嘉慶庚申以教習班銓選潞城縣越五年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七五

而先生自直隸來秉臬全晉猶復承訓誨諄諄以做好官相勉勗事在嘉慶十年乙丑蓋迄今又二十餘年矣先生文章經濟在人耳目所至有政聲雖經久父老猶能言之况親炙德化如予者乎予每愧一行作吏未能免俗不克有所設施以副昔年先生期望之殷歲丁亥予以霍州知州謬荷

恩旨來守是邦下車卽訪求先生甘棠之遺適郡人商旅皆以城東河橋傾圯民苦病涉爲詞今春偕首邑黎濂薌明府親履其地憩於此間嗚呼此卽先生辛丑所建以妥神靈以奠生民蓋歷四十有八年瓣香無人廟貌寡色致足感也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而謂予能已有事守土之責之何哉當與濂薌明府商確橋梁

與作事宜思所以追慰先生造福地方之意而興始於此廟之補葺焉聖黜焉亦古之所謂先河後海之義云爾工成卽廟側築室設先生之位以便瞻禮也是役也不糾衆不累民予倡之而予成之庶先生之靈眷茲土永作慈雲以佑雲人是爲記

移置雲中書院碑記

崔允昭

人才不擇地而生而教學必擇地而成粵自鵝湖鹿洞絕學肇焉凡預養其性情以馴致乎聖賢之域者率皆匿跡寬閒潛心孤詣習而安焉不見異而遷焉者也雲中古有書院建於前明嘉靖年間厥後日就傾圮漸至基址無存我

朝文運蔚興凡在邊陲蒸蒸日上蒸蒸嚮化前太守嘉公因改建於府治之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七

西壁號舍講堂綜理畢具近者 王觀察幼海先生延師訓課歷有年矣余以丁亥春月來守是邦見前輩之所以脩幼海觀察之所以教而於公餘之暇樂得是邦人士爲之講明而切究也惟是府署西壁僻處偏隅且故址縮而不前望之若無人焉高明爽塏之謂何哉况大同爲古來用武之地現今鎮標所在隊伍鮮明干城腹心之選肅肅丁丁而此地乃湫隘退縮抑而不揚殊不足以示文明之象予蒞雲中將屆三年幸際 熙朝聿脩文治以宣上德以拓舊規此正關守土者之責而予顧因循簡陋不亦有愧於前輩多多乎春初語及首邑黎濂菊明府明府以爲然顧興工移置非獨力辦也予迺倡捐廉俸交黎明府籌之各屬寅好亦俱

聞風捐貲協力勦辦適郡之經歷衙署瓜代無人地踞郡署之東高敞軒爽因其所有益其所無經營補苴三閱月而告成焉是役也無侈前人無勞民力闔郡士庶耳目爲新抑余更有說焉見善則遷君子以之聞義不能徙聖人憂之夫建置其小者也二三子從遊於此間倘亦能舍舊圖新遊之乎仁義之林憇之乎道德之塗於以知訓宅心安身崇德而非以爲懷居之計也是則予之厚望也夫是爲記

重建縣學崇聖尊經祠宇記

崔允昭

聖爲萬世之宗經乃羣言之祖粵稽太牢過魯俶始漢京博士分經遞演家法尚已若夫肇封聖父乃宋祖之表章也經義名齋則蘇湖之教術也茂矩宏規斌斌稱備我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七

聖清重道崇儒右文稽古特追崇木金父以下五世爲王用示明德繼承鍾靈毓粹有開必先之義復頒布

欽定諸經於天下郡縣學俾諸生以時肄習蓋聖教非經不明而經義必衷諸聖以爲統漚懿鑠乎崇聖尊經之盛風行海寓未有如今日者也惟大同縣學之崇聖祠舊在教諭署東偏妥侑非其地明倫堂後舊有太乙閣爲藏貯經籍之所又久廢道光八年冬學博聶君司訓武君偕縣令黎濂薌率諸生相度見明倫堂後基址高廣謀改建崇聖祠于堂後之西其東卽重建太乙閣于以重祀典還舊觀舒地氣規畫既定來謁余請各捐俸釀資鳩工庀材

經始於九年三月以七月告成祠凡三楹閣基高八尺上爲屋八楹下十二楹棟宇相望屹焉並峙復礪石乞紀以文余領郡是邦思欲總教化美風俗嘉與列城之長吏師儒生徒俊秀闡揚聖教沐浴經術而大同縣爲郡倚固教化風俗所首及也樂觀厥成是烏可弗紀繼自今願諸生進德修業以聖爲依歸以經爲程度俎豆馨香以崇聖也而步趨則倣乃崇之大黜邪扶正以尊經也而身體力行乃尊之實庶幾家鄒魯而戶絃歌處爲良士出爲名臣

上副

朝廷之旁求下慰守土之期待是則余與長吏師儒所拳拳責望於諸生也夫其太乙閣建置顛末濂鄉別有記不備書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夫

重建太乙閣記

黎中輔

新創曰建因而完之曰修繼之者曰重修迺有瓦礫之場迹旣沒名已湮居者弗知行人弗聞一旦掃除而審視之得其基復其制考諸掌故而有徵質諸人心而皆同夫非大快也與哉然非創也非因也亦名之以重修不得也按府志前明萬厯間解公經邦宰大同時始建此閣其經始之由落成之日皆無文以記之無怪乎後之人無從臆度而懸擬也而比於何時標柱椽瓦蕩然無存卒無人焉能彷彿依稀而道其一二者嗚呼自萬厯至今二百餘年耳其與其廢金石無所記載故老無所傳聞夫此二百年中豈無有識者屬意於泮林芹藻之間而慮不至此或檢閱郡乘亦祇知

其名而已而位置之方隅營造之規模終莫之考焉今日者工既訖功於是居者遊者行而過者且謂辟雍鐘鼓得斯閣而大振其音響也宗廟百官於斯閣而益信其美富也宮牆亦以是而見其峻也鸞旗亦以是而昭其和也嗟夫前明立學未久而卽有解公其人者實建茲閣公之後則無因而完之繼而修之者豈古今人之不相及歟予謂非人也時也數也柯亭之桐賞音於焦尾之後荆山之璞流光於再刖之餘士之沉淪韜晦於當前而聲施於異日者亦猶是耳斯閣也使有因而完之繼而修之者則成迹視之而已惟其湮沒數百年無有過而問焉者而卒重建於今也非時之實有待而數之不可踰也哉昔劉向校書天祿太乙下臨青藜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七

照讀夫太乙者天文之菁英也前明解公通天人之秘奧奪造化之神機以天星之精華補地理之缺陷其建閣也所以培植文運之心其至矣乎予故繪其圖於縣志之初卷而註之曰爲此間賢舍之所應有而非他處所常有者也庶與解公之心遙遙其相質矣閣之重建也聶湯賓武東青兩廣文之功居多而諸紳士董其役者勤於心果於力故不日而觀成焉其鳩工庀材選方卜日與夫輸金助勞任事者自爲勒石以詳之今不備書

書寓賢宋通問使朱洪二公列傳後

黎中輔

南宋建炎間婺源朱公弁鄱陽洪公皓皆以宋臣使於金金人羈困之窘迫之誅之以仕劉豫絕其飲食瀕死者再而二公者卒全

臣節以歸考其危難艱貞心跡皆同而又同在雲中也予因之重有感焉當其先後之至雲中皆抗辭以拒黏罕固自分必死矣而未嘗輕於一死蓋匹夫之諒自經溝瀆而於國家無補於毫末君子不如是也是時東南半壁廟堂之上以和議爲苟安豈無忠義憤激之士慷慨悲歌於其間哉讒邪蔽之利祿錮之憂患懼之死生怵之耳乃二公身在不測之區而寢食夢寐之間不忘匡復史載黏罕等相繼死弁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遣李發間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又載紹興十年皓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因謀者趙德歸達於帝夫二公所居之地爲何如地耶所處之時爲何如時耶觀於朱公之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與皓之流遞冷山衣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卒

羸布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固同一患難也然金人欲易其官而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皓之至燕金主以爲翰林直學士皓力辭參政韓昉又再易其官不就竟不能屈又令校雲中進士試卒以疾辭夫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嗚呼如二公者可以無愧也乎吾聞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於弁又皓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錢梓予謂雲中得高賢如此而皆流寓十餘年宜合祠祀之以妥忠義之靈而彰文明之盛也故書之以告來者

塞北興紡織論

周燮雲

惟耕與織王政之大端誠以生民所求遂者莫如飽煖所冀免者

無如飢寒故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弗織或受之寒夫飢寒自不耕不織者貽之而飽煖自耕織者獲之夫復何疑所以古帝王治化累洽之鄉男耕女織習而安焉十室九盈良有以也獨雲朔諸郡但知有耕不知有織天寒地冷不能樹桑養蠶固其所耳而棉布亦以粟易則惑之甚且雲地瘠薄耕之所獲卽逢年不過三五分每布值需穀五六斗甚至八九斗一石不等以二三畝之所獲僅供一布之費數口之家需布若干用需若干竭終歲勤動而不能抵償布債者所在皆是况山林川澤之利一無所有賦稅取足於耕賓客取足於耕婚喪取足於耕一家之中衆人坐享百事耗費一夫胼胝爲力幾何焉得不敝因而娶一婦曰苦生一女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全

曰累夫婦女亦何苦累之有有婦女而不任之以事則真苦累矣問婦女何事曰紡卽其事織卽其事予妻素善紡欲創其事以爲倡奈多病兼有目疾致徒抱虛願者數年今歲幸稍蘇先令婦女學紡工旣成爰訪寄居祁縣人侯姓者其婦能織又得文水縣作籠器岳姓者復爲指示予參二縣之成法備作器具而其事竟成計其費花二筋值布之少半而織成之布長四丈五尺廣一尺五寸較市布更不同噫人果精熟此藝世守勿失勤則可以輸國課可以供賓客可以濟婚喪惰亦可以備數口衣服之需將見向之苦累者今且爲輔爲助焉或曰此地無花外來者粗惡不堪奈何曰精細者不來但因紡織不興耳若紡織者多當必有賢遷而至

者請勿憂或又曰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小者近者子舍遠大而務紡織之近小毋乃用其心於不必用之地乎曰君子爲天下謀飽煖未嘗不爲一己免飢寒今以紡織爲務亦君子求諸己之一事也且雲朔之地非近小也設人皆不謬予言百唱千和變寒谷爲春臺與齊魯晉衛諸鄉共慶豐盈不數年間事耳又豈止一身一家之計哉是所急望於同志者

曩宰天鎮時曾設法以教紡織事詳志餘

庚寅二月中輔記

重修關帝廟碑記

張志仁

事有倡之一人而從之不翅數十百人行之一方面而附之不翅千萬餘里者非勢可迫威可脅力可強心思意計之可逆而料經營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全

區畫之可刻而期也其事必關乎人人之大節其理必協乎人人之大同夫而後其感之應之不傳檄而適得乎人人之大順豈偶然哉郡城設廟以崇祀

關帝各坊皆有之惟鼓樓以東廟貌最古有司奉行

令典歲舉太牢在是焉故郡中之告虔者合士農工商之衆胥奔走於是近來檐脊搖落金飾摧殘雖經前太守王勸諭補葺而後殿以外忽然止矣有心人拜謁之餘方躊躇未滿慮其事之中寢突有持貳百餘金從外募來者詢之則販運百貨歲與烏里雅素台交易之人王鎰也郡人義之以爲

帝君屢顯靈異普天俱感雖在殊域尚有念故鄉之神威而謀所

以報之者我輩實報焉乃合力鳩工經始於道光戊子二月落成於己丑秋七月工將竣猶虧一簣糧廳張捐俸益以制錢二十四千以堅衆心於是善貴者咸樂續甫閱月而功就是役也共需磚石顏料木植雜貨一千五百金補葺正殿五楹啟聖祠三楹配房東西各三楹兩廊各五楹其他門庭階除與夫坊表之飾鐘鼓之觀無不稱是做古法作鳧氏之鐘計千五百觔有奇釁於秋八月之良辰其聲大而遠信乎神靈之克享也卽之而金碧輝煌望之而光華發越美哉以之安神不旣妥乎而董事中有申昌者又率其侶將於來春踵前工而增飾焉噫亦奇矣不戒而傭者勤不期而施者衆不誇示而瞻者拜者皆飫目切心而無少憾是不可不記也爰綜其始末而勒之石

大同縣志

卷十九

文

全



